湯潛庵集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湯潛庵集

湯斌撰

本館據正誼堂全書本排印初編各叢書僅有此本

閻序

襄陵潛庵湯先生學術師洙泗政事慕唐虞發爲文章應規中矩心和而氣平一代偉人也余景行之有素己未歲始相見於朝端得一謀面而先生出入金閨行有尺寸歸卽閉門著書修明史日課數紙以爲常凡飲食宴樂之會不與以是獨受知於聖主一歲三遷晉閣學贊襄密勿人以爲景星慶雲得覩之爲快遂膺特簡出撫江南江南之人如旱之有霖暍之有蔭赤子之有慈母迄今俎豆之謳思之不忘未幾以宗伯召入掌詹事遇益隆操益勵巖巖侃侃不比不阿旋晉大司空卒於京邸閱明年余奉命撫豫駐省會距先生之居不二百里屢思登堂瞻眺其讀書樂道處以職守未能己巳三月因視河之便始至錦襄而先生之靈輀尙在故廬蕭然四壁余進而展拜俯仰泣下及回署乃遣役束生芻致祭適嗣君以遺槀五卷見投盤衣冠莊誦先生之聲音性情歷歷在於紙上則見夫雍容端肅如大臣之垂紳正笏而立於朝也則見夫莊恭靜穆如君子之齋居淵默而行於庭也則見夫和平怡懌如賢人之詠歌風舞而悠然自得也則見夫堅殼剛栗如大將之步伐止齊而刁斗無譁也其凝以厚者如山之峙其迅以疾者如水之流其紆徐而含蓄者如太古之琴疏越而遠聞其條暢而通達者如康莊之路交馳而直進沈酣乎濂洛而不畸咀味乎韓歐而不肆美矣備矣文章之能事盡矣然先生未嘗以文自耀也欲使天下受其福而我寧居簡默之名欲使後世宗其行而不矜著述之富其文之傳者蓋時至而物生氣升而籟應合

天地之自然者而已抑余有感焉三代以下所謂立德立功立言能以一身兼之者誰哉顏曾不遇絳灌無文馬班潘陸言卽傳焉而德與功無足述者至若先生其德則珪璋也其功則鐘鼎也其言則麟之炳而鳳之翽也天生聖君必生一代之臣以佐之先生弱冠登朝仕十年而隱隱二十年復被徵主恩優渥一德一心人莫能閒雖天奪先生之速然如先生之得君不可謂不遇矣因讀斯集而併及之亦以慰先生於九原也

康熙二十九年歲次庚午季冬巡撫河南等處地方提督軍務兼理河道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加四級年家弟宜鎭圖與邦拜撰

傳

湯斌。河南睢州人。母趙氏。明末流賊陷州城。殉節死。父祖契攜斌避寓浙江衢州。世祖章皇帝順治二年。大兵起定江南江西。斌隨父旋里。九年舉進士。由庶吉士授國史院檢討。十二年二月。應詔陳言。請廣拨野乘遺書。以修明史。且言前明諸臣亦有抗節不屈。臨危致命者。與叛逆不同。宜令纂修諸臣勿事瞻顧。昭示綱常於萬世。下所司。大學士馮銓金之俊等謂斌誇獎抗逆之人。擬旨嚴飭。世祖特詔斌至南苑。溫諭移時。九月。諭吏部曰。翰林官員。讀書中祕。習知法度。自能以學問爲經濟。助登上理。茲朕親行裁定十八員。皆品行清端。才猷贍裕。各照外轉應得職銜陞一級用。於是斌爲陝西潼關兵備道。十六年。調江西嶺北道。尋以父老乞休歸里。丁憂服闋。聞容城孫奇逢講學夏峯。往受其業。康熙十七年。詔舉鴻博。召試一等。授翰林院侍講。纂修明史。二十年。充日講起居注官。浙江鄉試正考官。轉侍讀。明年。爲明史總裁官。並纂修太宗文皇帝世祖章皇帝聖訓。遷左春坊左庶子。二十三年二月。擢內閣學士。充大清會典副總裁官。旋補授江寧巡撫。瀕行。上諭曰。以爾久侍經筵。老成端謹。江蘇爲東南重地。故特簡用。居官以正風俗爲先。江蘇風俗。奢侈浮華。爾其加意化導。移風易俗。非旦夕事。從容漸摩。使之改心易慮。當有成效。錢糧歷年不清。督撫所奏錢穀刑名大事。多有舛錯。爾能潔己率屬。自然改觀。賜御書三。鞍馬一。表裏十。銀五百兩。十月。上南巡至蘇州。諭斌曰。向聞吳閶繁盛。今觀其風土。大略尚虛華。安佚樂。逐末者多。力田者

寡。遂至家鮮蓋藏。人情澆薄。爾當使之去奢返樸。事事務本。庶幾家給人足。可挽頹風。朕欲周知地方風俗。小民生計。有事巡行。凡日用所需。皆自內府儲備。秋毫不取之民間。恐不肖官吏。借端妄派。以致擾民。爾其嚴察勁奏。駕至江寧。諭斌回署治事。賜御書。及狐腋蟒服。二十四年。疏言蘇松等府賦額繁重。康熙十八年以來。積逋若同時並徵。民力不能兼完。請於二十四年起。分年帶征。俾官無挪新補舊之弊。民無廢棄農桑之苦。疏下部議行。是年秋。淮揚徐三府復水。斌條列蠲賑事宜以聞。請發帑五萬兩。糴米湖廣。先借所屬知縣倉穀散給。又言灾地百姓。餬口無資。恐入冬飢寒兼迫。流亡者多。臣與漕臣徐旭齡、河臣靳輔定議。二臣就近分董淮安賑務。臣卽至清河、桃源、宿遷、邳、豐諸州縣察賑。上命戶部侍郎素赫往助督賑。俾灾民咸就撫輯。二十五年三月。斌疏言吳中風俗。尙氣節。重文章。而佻巧者。每作淫詞豔曲。壞人心術。蚩愚之民。斂財聚會。迎神賽社。婦女有遊冶之習。連袂寺院。無賴少年。習拳勇。名爲打降。臣嚴加訓飭。委曲告誡。一年以來。人漸斂迹。惟妖邪巫覡。習爲怪誕之說。愚民爲其所惑。蘇州府城西上方山。有五通淫祠。幾數百年。遠近之人。奔走如騖。諺謂其山曰肉山。其下石湖曰酒海。凡少年婦女有寒熱證者。巫覡輒曰五通將娶爲婦。病者神魂失據。往往羸瘵而死。每歲常至數十家。臣多方禁之。其風稍息。比因臣勘災至淮。乘隙益肆猖獗。臣遂火其像。檄有司。類此者盡燬之。其材備修學宮葺城垣之用。但吳中巫覡最黠且悍。恐臣去後。又造怪誕之說。更議興復。請賜特旨。嚴禁勒石山巔。庶可永絕根株。疏上。得旨。淫祠惑衆誣民。有關風化。如所請。勒石嚴禁。直隸及各省有似此者。一體飭遵。先是廷臣有言輔導皇太子之

任。非斌不可者。於是上諭吏部曰。自古帝王。諭教太子。必簡和平謹恪之臣。統領官僚。專資贊導。江寧巡撫湯斌。在講筵時。素行謹愼。朕所稔知。及簡任巡撫以來。潔己率屬。實心任事。允宜拔擢大用。風示有位。特授爲禮部尚書。管詹事府事。閏四月。斌至。諭曰。天下官有才者不少。操守清廉者不多。見爾前陛辭時。言平日不敢自欺。今在江蘇克踐前言。朕用嘉悅。故行超擢。爾其勉之。初河臣靳輔論河工事久未決。斌謂宜濬高郵寶應諸州縣下河。俾積水漸歸於海。至是。上詢斌。斌以前議對。特遣侍郎孫在豐督濬下河。如斌議。尋充經筵講官。時始設太子講官。以斌充之。斌疏薦候補道耿介。賦質剛方。踐履篤實。潛心經傳。學有淵源。乞徵取引見。以備錄用。上遂授介爲少詹事。命斌與介輔導太子。二十六年五月。因不雨詔臣工直言得失。靈臺郎董漢臣以諭教元良、愼簡宰執奏。御史陶式玉劾之。疏下內閣。集九卿議。有欲重罪漢臣者。尋奉特旨免議。而余國柱時爲大學士。以斌當會議時。有慚對董漢臣之語。傳旨詰問。斌奏董漢臣以諭教爲言。臣忝長官。僚動違典禮。負疚實多。上以詞多含糊。令再回奏。斌言臣資性愚昧。前奉綸音。一時惶怖。罔知所措。本欲自陳愆過。致語多牽混。罪何可辭。乞賜嚴加處分。以警溺職。上因其遮飾具奏。仍不明晰。降旨嚴飭之。左都御史璩丹等劾斌奉諭申飭。不痛自引咎。並追論其於蘇州去任時。巧飾文告。沽名于譽。會耿介以疾乞休。詹事尹泰等劾介僥倖求去。幷劾斌妄薦如尸之人。疏並下部議。應革職。上命留任。九月。改工部尚書。未幾。疾作。遣太醫診視。十月卒。年六十有一。遺疏入。遣大臣奠茶酒。諭曰。湯斌在巡撫時。廉以自守。特加擢用。忽聞溘逝。深軫朕懷。命由驛還櫬。下部議卹。部臣以斌曾降七級回奏。

奉特旨。仍如尚書例。予祭葬。後祀陝西江西名宦。雍正十年。詔入賢良祠。乾隆元年。賜謚文正。所著有洛學編潛庵語錄詩文諸集。

湯潛庵集目錄

卷之上

語錄二十三則

疏

請毀淫祠疏

書

寄孫徵君先生

再寄孫徵君先生

與田簣山

與劉心周

答耿亦夔

答耿亦夔

答施愚山

答姚岳生

答李襄水
再答姚岳生
答耿逸庵
答耿逸庵
答田篔山
答劉叔績
與劉叔績
答友論學書
答沈芷岸
答王世兄
與魯敬侯
與李襄水
上總憲魏環溪先生
答閩撫金悚存
與王抑仲

與杞縣令王愼齋
與楊筠湄
答孫屺瞻侍郎
答陸稼書
在內黃寄上孫徵君先生
與宋牧仲
與宋牧仲
序
黃庭集表序
記
睢州移建廟學碑記
重修蘇州府儒學碑記
嵩陽書院記
重修中州會館記
贊

孫徵君先生像贊

卷之下

傳

明兩浙運使儆轅張公傳

處士孫君傳

封庶吉士李君傳

王氏五節烈傳

告諭

嚴禁徵收錢糧勒索火耗私派之弊以恤民艱以清賦稅告諭

嚴禁婦女入寺然身以正風化告諭

嚴禁請託以肅官箴告諭

嚴禁阻葬惡習以弘孝治告諭

嚴禁賭博以絕盜源告諭

明正學勸課藝告諭

禁賽會演戲告諭

墓誌銘
前兵部尚書湛虛張公墓誌銘
徵君孫鍾元先生墓誌銘
江南鎮江府海防同知冉渠吳公墓誌銘
翰林院侍讀愚山施公墓誌銘
行實
封中憲大夫陝西按察司副使先考府君行實
祭文
祭孫徵君先生文
祭同年施愚山文

湯潛庵集卷之上

清 湯斌

語錄

自古有爲之君。必親君子遠小人。與君子日親。自與小人日遠。與小人日遠。凡聲色貨利之欲。土木興作之煩。奇技淫巧之物。俱耳目所不及見。心思所不及謀。君志清明。忠言易入。天下事可理。庶民生長而立之君。人君之職。在於安民。安民之道。在於擇相。故曰勞於求賢。而逸而得人。此總其大綱。人君之道也。

湯淑原曰。適閒所論治道。就一邑論之。有司若立申明亭之類。專其責於鄉長。令以詩書善惡爲勸懲。未有不可成俗者。何有司憚而莫之行乎。曰。後世利欲浸漬。極重難返。留心治道者絕少。若有司有志復古。整理一方。儘可行去。初無難事。

人當以禮義自勝。不當以血氣勝人。內自訟斯得之矣。

人生涉世。盡履危機。以和處之則情相合。以禮持之則分相安。庸何傷。和悅中仍不失剛彊。有無限妙處。人能知此。足消磨天下之客氣。而天下無難處之人矣。

人有雅素之守。然後志不矜。行不汙。此學者出門第一步。聖人教人求仁。只是要人不壞心術。狂狷是不壞心術的。鄉愿是壞盡心術的。

人事外豈復有天。不盡人事。便是違天。

必平居窮理明義。使中有定見。而力足以守之。然後出而涉世應物。庶幾不失其正。

文章與事業。大抵皆氣之所爲。氣得其養。則發而爲言。成爲文章。皆充然而有餘。措而爲行。形爲事業。亦毅然而不可奪。

能不爲利害生死所移易。然後能斷然於取舍得失之際。用柔媚貨財。以邀非義之榮。及其敗也。必有奇恥。

或云。衡文以收羅名士爲要。先生曰。使暗中摸索而得。則主司與名士。共信文章有靈。寧不彼此兩榮。若有意求之。恐非朝廷命遣衡文之意。愛名士何如尊朝廷也。

人之家業。未有不勤成而侈廢者。吳俗好侈壞。在這幾隻酒船上。競勝嬉游。已足廢業。而又加以祀神之費。畫船簫鼓。無一日休。此吳俗之大蠹也。

小人不可與作緣。此須留意。一失身於匪類後。雖欲自拔不可得。易傳云。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極當體貼待之。惡則君子必爲小人所嫉。而多所中傷。嚴則小人自不能近。故不惡。又須嚴也。

人好聲氣亦是病。將來仕途最難自立腳。

躬行固難。只是行得一寸。是一寸。積桑將去。

心中有趣。纔得樂此。趣從不愧不怍而生。不愧不怍。從戒愼恐懼而出。學者先有用力處。後有得力處。

今人爲學須持心堅牢如鐵壁銅牆一切毀譽是非略不爲其所動乃可漸入若有一毫爲人的意思未有不入於流俗者

又一日諭燦等曰諸生能喫苦否喫得苦無事做不來生於憂患死於安樂刻刻當存此念

爲臣而不盡職非君子也爲臣而踰乎職分之所當爲亦非君子也欲不至於不盡職任事必須做事欲不踰乎職分之所當爲多事不如省事

儒者不患不信理患在信之過而用法過嚴者亦是一病天地間法情理三字原竝行不悖如官司有弗稱職者若優容貽害固不可必嫉之過而加以重罪至隕命析產亦不忍有仁術焉輕其罪使之蚤去則我亦不流於殘而民已除其害矣

天理二字不可不時時體察用力既久愈見親切從此行將去自然抑不愧俯不怍

年少登科切勿自喜見識未到學問未足一生喫虧在此即使登高第陟高位庸庸碌碌徒與草木同朽耳往往老成之人一入仕途建立一二事便足千古由其閱歷深也人皆可以爲堯舜要體察我之可爲堯舜者何在識得工夫自不容已

學問之道全在收拾此心此心不曾收拾毋論聲色貨利皆是戕害我身之具即讀書誦詩亦爲玩物喪志

漢人全尚氣節有鋒芒有圭角終非聖賢地位聖賢非無氣節卻從性分中發出皆是天理流行不可名

之爲氣節。凡人爲一善事。則心安而體舒。爲一不善事。則心不安而色愧。可見人一身內渾是天理。於此便見人性皆善。人能隨事體察。勿虧此心本體。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這便是盡心復性的眞實工夫。故格物是要緊事。

疏

請毀淫祠疏

臣才具庸劣。奉命撫吳。陛辭之日。蒙我皇上諄諄誨諭。以移風易俗爲先務。聖駕南巡。又諭以敦本尙實。使民還淳返樸。臣仰承德意。月吉齊集士民。講解上諭十六條。又定期至學宮。講孝經小學。使人知重倫常而敦實行。一年以來。風俗亦漸改觀。竊以吳中之俗。尙氣節而重文章。闤闠詩書。以著述相高。固天下所未有也。但其風涉淫靡。黠者藉以爲利。而愚者墮其術中。爭相倣傚。無所底止。如婦女好爲冶游之習。靚妝豔服。連袂僧院。或羣聚寺觀。裸身然臂。虧體誨淫。至於斂錢聚會。迎神賽社。一旛之直。可數百金。刻造馬吊紙牌。編作淫詞豔曲。流傳天下。壞人心術。婚喪不遵家禮。戲樂參靈。綵服送喪。仁孝之意衰。任卹之風微。而無賴少年。教習拳勇。身刺文繡。輕生好鬬。名爲打降。如此之類。不可枚舉。臣皆嚴加禁飭。委曲告誡。今寺院無婦女之迹。河下無管絃之聲。迎神罷會。豔曲絕編。打降之輩。亦稍稍斂迹。若地方有司守臣之法。三年之後。可以返樸還淳。且浮費簡則賦稅足。禮樂明則爭訟息。固吳中之急務也。然此皆地方官力所能行。不敢上煩諭旨。惟有淫祠一事。挾禍福之說。年代久遠。入人膏肓。非奉天語申飭。不能永絕

根株。蘇松淫祠。有五通五顯及五方賢聖諸名號。皆荒誕不經。而民閒家祀戶祝。飲食必祭。妖邪巫覡。附爲怪誕之說。愚夫愚婦。爲其所惑。牢不可破。蘇州府城西十里。有楞伽山。俗名上方山。爲五通所踞。幾數百年。遠近之人。奔走如鶩。牲牢酒醴之饗。歌舞竿簧之聲。晝夜喧闐。男女雜遝。經年無時閒歇。歲費金錢。何止數十百萬。商賈市肆之人。謂稱貸於神。可以致富。借值還債。祈報必豐。里諺謂其山曰肉山。其下石湖曰酒海。耗民財。蕩民志。此爲最甚。更可恨者。凡少年婦女有殊色者。偶有寒熱之證。必曰五通將娶爲婦。而其婦女亦恍惚。夢與神遇。往往羸瘵而死。家人不以爲哀。反豔稱之。每歲常至數十家。視河伯娶婦之說。更甚矣。夫蕩民志。耗民財。又敗壞風俗如此。皇上治教。如日中天。豈容此淫昏之鬼。肆行於光天化日之下。臣多方禁之。其風稍息。因臣以勘災至淮。益肆猖獗。臣遂收取妖像。木偶者付之烈炬。土偶者投之深淵。檄行有司。凡如此類。盡數查毀。撤其材料。備修學宮葺城垣之用。民始而駭。繼而疑。以爲從前曾有官長厭其妖妄。銳意除之。神卽降之禍殃。皆爲臣危。至數月之後。見無他異。始大悟往日之非。然吳中師巫最黠而悍。誠恐臣去之後。必又造怪誕之說。箕斂民財。更議興復。愚民無知。必復舉國猖狂。不可禁遏。請賜特旨嚴禁。勒石山巔。令地方官加意巡察。有敢興復淫祠者。作何治罪。其巫覡人等。盡行責令改業。勿使邪說誑惑民聽。天威所震。重寐當醒。人心既正。風俗可淳。更通行各直省。凡有類此者。皆行禁革。有裨世道。非渺小矣。

書

寄孫徵君先生書

春仲在夏峯承先生飲食教誨。感何可言。近覺從前悠忽度日。未有精進工夫。遇事拂亂。不能做得主定。痛自警醒。總是集義工夫有疏應事接物。以至暗室屋漏一念之動不合於義。則此心不能快足而氣餒矣。學者上生千古。下生千古。總要復得本體。與天命流通。若稍有夾雜。便成隔礙。稍有虧欠。便不充滿。安能上下古今。貫通一氣。古聖賢千載而下。光輝發越。如日月經天。正是眞精神不可磨滅。然眞精神正是戒愼不睹。恐懼不聞所生。此道見得眞。自無歇手處。孔子至七十。從心所欲不踰矩。亦未嘗住手。若說有住處。便非乾健不息之體。學者讓第一等人不做。做第二等。便是自暴自棄。然工夫談何容易。人自有生以來。俗根習氣。漸染日久。時俗乖正。抵當最難。一事有失。終身莫救。一念不謹。遂成墮落。衾室有愧。夢寐難安。孟子牛山諸篇。眞令人如冷水澆背也。此斌近日體察較前稍眞。不知有當否。乞明示之。過陳留。晤心周。設榻爲竟夜之談。言言眞切。不作一體面浮游語。而善氣虛懷。令人佩服。眞悔過之之晚。同志之友。最爲難得。相去百餘里。便同咫尺。相約以後。不時往來。互相砥礪。夾輔有人。不勝欣躍。先生五世一堂。大德遐福。古今罕覯。俚言一幅。自愧淺陋。不足稱揚萬一。適遇盡臣之便。藉手獻上。臨風依依。不盡鄙懷。

再寄孫徵君先生書

去歲侍几杖。甚蒙策勵。別來倏復一載。未能耑使修候。瞻仰函座。不勝依依。某賦質庸劣。年來因敝州苛政。駭人聽聞。人心洶洶。不能自安。既挽回無術。而又不能漠然。此心遂爲所動。思以魯齋之賢。當時河內

有苛政。惟有避地一法。既力不能爲。徒累心無益。又思孔子畏匡。尙不動心。何況今日。總由見理不明。故主心不定。杜門靜坐。體察天理。久之。覺一切外事。可驚可駭。皆屬平常。如疾風陰霾。不過一時。卽至變出不測。亦自有道理處置。此心遂覺灑然。拂逆之來。漸漸不至擾亂。至若游行自在。獨往獨來。斷斷不能。每見先生事務繁沓。天眞滿然。因物付物之妙。心甚企慕。不知何以臻此也。今章君攝篆。以經術爲吏治。中州人心稍安。奈不能久借寇君何。承諭洛學編。前河道邵公亦有字言及。某近苦經書訓註太繁。論說不一。雖反覆翻閱。終無心得。欲斟酌先儒之說。平心理會。聖人立言之意。不穿鑿不附會。定爲一編。五經中。易與春秋爲難。故先治其難者。此非數年工夫。不能草草脫稿。今奉先生命。欲暫輟經書。從事洛學。但敝州書籍甚少。恐有遺漏。且義例體裁。未奉明示。前君僑曾言及此。如有稾本。乞發下參酌。庶可早竣事也。去歲歸家。作五世一堂古詩一篇。適高蓋臣至。言卽往謁。隨託代獻。不知曾塵覽否。十一兄命作先生像贊。先生道德純備。非末學所能窺測。勉搆數言。伏求教政。天氣漸暑。惟節勞怡神爲道保重。是望。

與田篔山書

歲前聆雅誨。甚慰渴懷。以節近悤悤。未得久留。期新正奉邀茅齋。樽酒細論。至今未見惠臨。不勝企望。某庸劣無似。昔與曹厚庵、魏環極諸先生游。稍稍聞其緒論。謝病歸田。實欲與同志共證斯道。吾州英俊頗衆。肯究心聖學者。亦未多見。夾輔無人。遂因循偸惰。幾至淪落。時一猛省。爲之惕然。蓋師友講習。爲益最多。孔子曰。學之不講。是吾憂也。此道與師友講明一番。則此心光明一番。蓋講學爲己。非爲人也。古人尊

師取友豈徒爲聲氣哉近世聖學不明談及學問便共非笑不以爲立異卽以爲好名不知立異好名誠學者之弊而本體不明工夫無序雖剽竊前言往行終是不著不察終不免爲義襲而取今世功利訓詁詞章之習陷溺人心天之所與我者幾不可問訓詁詞章固是害道而功利之害爲甚今人起一念擧一事微細追求未有不從功利起見者若不細細講明未免認賊作子足下篤學力行某游歷中外求友四方所中心嚮往者足下而外無多人也惜所居稍遠不能時時請益恐志氣昏惰無人警策行年四十已非少壯可比實實望足下脫去形迹不時鞭策來州則設榻茅舍面賜指誨勿存一毫情面卽不能常會手札相商亦不得將就許可孔子曰朋友信之面是退非非信也一毫不信非友也君臣父子兄弟夫婦非朋友講明不能各盡其道故朋友之倫所以經緯夫四倫猶五行中之土五常中之信故願與足下存此一大倫勿如世俗但有朋友之名而已也吾郡先哲如軒介肅呂司寇沈文端宋莊敏楊晉庵皆一代偉人海內共知孫先生已採入人物考矣外此或德行節義文章政事雖不能如數公之顯著亦不可沒沒者皆乞多爲搜採但期眞確不可如郡志之濫耳人物考內原無列女欲請孫先生增入如得其詳更乞錄示此亦某之所急欲得者也草草奉復不宣

與劉心周書

昨過莘野連牀對語永夜忘倦年兄體道切深氣象光風霽月而論學眞切懇至不作一體面浮游語弟骨力脆薄正苦夾輔無人日就昏惰乃於同里同年中得同志良友可以時常切磋何幸如之以後凡遇

便則求賜數言策勵。弟偶有所得。亦隨便求教。必實實體勘入微。江村先生曰。不敢以實未了然之心。含糊歸依。不敢以實未湊泊之身。將就冒認。八字著腳。眞實理會做工夫。晦翁於象山之外不再許人。良有由也。

答耿亦夔書

昨辱賜顧。言下直截了當。無葛藤回互之病。眞任道之器也。復承手教。字字眞切。且虛懷可挹。不勝佩服。慮把持不定。及事物留滯累心。具見工夫近裏著力。非從事口耳者比。愚以爲學者當先明心體。心體既明。日用間只用提醒法。使心常在。莫令昏去。自無閒思雜慮。不用把捉。若把捉反添一念。越見雜亂矣。朱子曰。人只一心。識得此心。使無走作。雖不加防閑。此心常在。又曰。心只是一箇心。非是以一箇心治一箇心。所謂存。所謂收。只是喚醒。又曰。學者常用提醒此心。使如日之升。則羣邪自息。他本自光明廣大。只著些子力去提醒照管他便了。不要苦著力。著力則反不是。合三說觀之。大要可覩矣。朋友講習。最爲得力。常常對正友講論。妄念自無由而生。朋友難得。又不能常相會。同里有一田梁紫。又設教商丘。數月不能一晤。此君是眞用功心身者。異日相逢。幸莫錯過。臨楮不盡願言。

答耿亦夔書

茅齋一晤。忽忽又復經年。相去不過兩舍。不能時時請益。每一念及。爲之惘然。足下英毅篤實。吾黨領袖。同人仰慕。實殷承教。檢得愼思一語。時爲照對。具見工夫之密。此道惟在人所不見處用功。離了事親從

兄處事接物。何處討本性著落。離了戒懼內省。何處討復性工夫。打併此心歸之一路。久久自有宇泰天空景象。不然。欲治私而萬起萬滅之私愈不可治。何由見寧帖時乎。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況心性之學乎。

答施愚山書

去歲秋杪。接手教。浣露讀之。如侍左右。至仲冬。吳冉渠公郎。於書笥中得年兄先生寄札一函。乃庚戌六月二十五日書也。以時計之。在枉駕敝廬之先。蓋六閱春秋矣。三月之內。兩拜大教。曷勝欣慰。年兄道德文學。爲海內所宗。齊魯西江。壇坫相望。游屐所至。摳衣受業者甚衆。倡明吾道。非年兄其誰望乎。弟材質駑下。不能日承鞭策。此中徒懷鬱鬱耳。孫徵君先生。天不慭遺。已於乙卯之夏捐館舍。以時方多難。即歸窆矣。遠承慰存。併貺雙金。即託友人寄之蘇門。其家偶有因人受過一事。長者皆出門經理。未得報書。俟寄到當另覓便奉上也。子完深荷高誼。感頌不容口。子完樸實長者。熱心爲人。多受人負。誠如台教。可謂相知之深。聞耕巖先生即世。此弟仰止數十年者。不得一遂問字之願。先生晚年遯迹空山。造詣益深。必有遺書可紹先哲。年兄自當爲之表彰。若有付梓者。求示一二。施兄虹玉。工夫篤實。有眞精神鼓動。後學未易及也。聞之不禁嚮往。吾道衰頹。總由躬行實踐者少。利慾之根難斷。巧僞之術易工。苟非察識本體。擴而充之。終日終身。綿綿密密。曾無滲漏。何由對天質人。不愧不怍。一切聰明意見。門面格套。皆是的然日亡。誤人一生。惟年兄從直賜教。千里如同堂也。孫先生誌銘。家嗣委弟爲之。草草不文。奉寄一册。求斧

削爲感欲言百端不能備悉

答姚岳生書

舍弟西旋承寄手教敍性道大原歸於太極粲粲千餘言詳且盡矣又惠社藝九篇皆醇正雅當反覆讀之如河洛之開復有如月川雲浦者出焉吾道之幸不勝喜躍獨其文辭過悲若欲問道於盲者則何敢當此道無古今無人我象山謂東西海有聖人出焉此心此理同也千百年上下有聖人出焉此心此理同也學者必求得於心證其所謂千聖同原者勿牽滯於文義訓詁之末則善矣來書引朱子言人須是於大原本上看得透仁義禮智每日開眼便見四字則世間道理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此言最爲眞確仁義禮智開眼便見則應事接物無非天理流行此不是尋章摘句得來亦不是空空思索可至必須日用倫常隨處體認天理久久純熟自有得力處識得本體好做工夫做得工夫纔算本體先儒立論各有所重心之精微口不能言況筆之於書乎惟好學深思心知其意始爲善領略近代一二名儒辨析極其精詳不爲無功而分別過甚反滋後學之惑本體未明工夫無據即闡盡道理終屬門外漢周子所謂太極豈徒索之天地陰陽乎亦證取人之所以爲人耳登封與貴里密邇逸庵造詣篤實近聞仲誠僑寓超化試過而問焉必有相發明者道不遠人學有餘師努力精進仰望實切行人勒轡相待悤悤不盡欲言

答李襄水書

聞足下遂動拂衣之興果爾使生民不得被大儒之澤似不可也然賢者出處關係世道天相國家恐有欲退不得者以義論之身在危疆委曲擔荷方圓竝施經權互用總以保固地方拯救殘黎爲念古之君子當此境界儘有苦心不可告之人者及事過險出人皆服其深心大力足以弘濟時艱物希愈重鉅任將歸此一道也若事有難爲奉身而退以威武不屈爲高此亦一道也二者總內度之心而已矣進退所關要徹底打算合乎天理無一毫私心則進退皆道也出處二字非人所得與故某不敢爲執一之論略布區區不盡

再答姚岳生書

一別數易星霜懷思殊深生自前歲奉召悤悤北上自揣疏庸不足仰副盛典不謂濫竽侍從史局重大編摩難就入春以來手不停筆衰病侵尋支綴不易卷帙浩繁載籍缺略幸同事人多交相策勵大約明歲春夏草稾報竣或可乞身耳耿先生力任斯道河洛正傳爲之大振不禁神往足下朝夕請益當有心得此道不在多言惟時時刻刻將先聖先賢言語反覆尋繹一一體會上身來久久得一貫通處是眞主腦先聖先賢無閒言語句句是要義只被千百年來皮膚訓詁埋沒令聖賢垂世立教字字從誠意中發出來的都晦昧不得顯現亦散漫不得歸一所以學者靠不得書册卻離不得書册離不得師友亦靠不得師友惟得之難此理斯爲我有故聖人循循善誘也觀夫子之告曾子與告子貢一貫者可識其旨矣

答耿逸庵書

前歲得讀爲學六則。平正精實。次序分明。已勒之座右矣。去春復拜手教。兼惠佳詠。彼時卽銳意束裝。欲尋嵩少之約。偶以事沮。未幾任修誌之役。入秋臥病兼旬。惟切馳仰耳。來札似有惠顧之意。同人無不踴躍。睢渙間得借大賢過化。何其幸也。佇望佇望。承教道本中庸。作不得一些聰明。執不得一些意見。逞不得一些精采。三語最爲精當。某謂人生一落軀殼。便有氣質。自有知識以來。各就氣質偏重處。積染成習。未易脫離。必須消磨。不使乘機潛發。本性得以用事。方可言學。然習氣根株已深。力量最大。發不及覺。覺不及持。夾雜隱伏。消磨實非容易。方自以爲剛毅也。而中藏客氣。自以爲密察也。而實多黏纏。與人似恭敬也。而陪奉世情之意常多。論事似持平也。而依阿不斷之意時有。利心卽不動矣。而名心未必全消。邀福之念不生矣。而妖壽未能不貳。凡此皆非眞金。經不得烈火一鍛。誠使日用動靜。盡是天命流行。則本性自有明覺。而非作聰明也。本性自有正見。而非執意見也。本性自有光輝。而非逞精采也。先生有過人志行。過人力量。其所夙夜仰止者。不能時時就正。爲歎然耳。張仲老嵩譚錄。便中付岳生錄示爲感。家累衆多。婚嫁未畢。田薄賦重。追呼日逼。出門旣難。便鴻又稀。何時追隨杖履。了此一段心願也。

答耿逸庵書

劉生至。得接手翰。如侍函座。某前札請教。中多率易之言。所云日用動靜。盡是天命流行。工夫純熟後。當是如此。明得盡。渣滓都渾化。談何容易。我輩只是懲忿窒慾。遷善改過。是切實用功處。時時見有善可遷。有過可改。便是學問進益處。此心不可令昏散。亦不可躁逼。如養鷹。如馴雉。只要耐心久之。上臂歸庭。自

有日也。承教未去窮理。便說涵養。卻涵養箇甚的。具見體認之精。某思窮理工夫。亦未易盡。必待窮理盡後。方用涵養。何時是涵養時。窮理非空空窮理。程子謂或讀書講明義理。或論古今人物。別其是非。或應事接物而處其當。皆窮理也。又曰。只整齊嚴肅。則心便一。一則自無匪僻之干。此意但涵養久之。則天理自然明。又曰。若不能存養。只是說話。又曰。敬以直內。是涵養事。如此則涵養二字。亦分不得在窮理前後。今人把涵養二字。看得空了。故易流於虛寂。窮理是零碎積累的工夫。涵養是主宰本原的工夫。固自無容等待。無容分析也。程子云。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朱子亦曰。主敬以立其本。窮理以進其知。二者不可偏廢。使本立而知益明。知精而本益固。二者亦互相發。固未嘗截然分先後也。惟先生再詳示之。

答田篔山書

六月二十八日。得接五月二十八日台函。言及禮文之編。謙讓過甚。引考亭云云。以爲必有積於立言之先者。然後可得而言。又云。是書雖以通俗爲準。必當上溯古經。以窮其源。使人知禮所自來。爲吾日用之所不可缺。下酌時宜。以浚其流。使人於禮皆可盡。不苦吾財力有所不能辦。旨哉言乎。非有道者。誰能爲此。此某之所以逡巡而不敢任。此某之所以謂非足下不足任也。中州之以禮自持。學博綜而審權衡者。足下之外有幾人乎。吾夫子曰立於禮。又曰不學禮無以立。若平時未嘗講明。一旦臨事。卽平日知其不可者。亦隨俗行之。蓋中無所主。驟難執持也。卽欲執持而譁之者衆。卒亦變而從之也。倘如考亭言。慮後日爲此病敗。則亦求勿敗而已矣。若慮其必敗而不爲。非有志之士所敢安也。凡著書草刱。規模爲難。至

酌揖益尙賴朋友文不必大奧奧則人難曉也亦不必太繁繁則人難知要也某展轉思之終以爲非足下不能任願足下留意勿讓也不然吾州幸有一好古秉禮之君子而不能成此書則末流頹俗誰與砥乎亦可歎也已張徐兩先生傳自不敢忘細讀鴻篇不減崔蔡愈不敢草草惟少寬以時日當勉報命徐先生墓碣序學後錄求賜一讀夏月與仲誠論學此公眞不可及崔玉階深於易制行端方此都門良友敢附以聞餘不盡

答劉叔績書

前榮任朱襄卽奉德音旋應召北上未得一晤淸輝抱歉殊深敏修入都盛稱足下持躬教士渠矮卓然日切仰止長安鹿鹿未得修候乃遠承手翰謙沖過甚令弟致命再三嫌於自外不敢不仰承高誼僕學無原本疏懶自廢二十年林泉與漁樵爲伍時人以爲澹於名利似稍知道者其實不然也竊嘗負笈百門側聞緖論學者首在志道而遺利重內而輕外以聖賢大道爲必當由異端邪徑爲不可蹈其功在主敬窮理程子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此入道眞訣也惟在細心體認今師道久廢膠庠虛設士風日頹振興匪易柘邑素習近古足下一稟先型以身爲教敏修刻志躬行精進匪懈敝州田梁紫踐履篤實學極淵邃此皆可與夾輔進德十室必有忠信惟要有眞精神鼓勵多士秉彝具存必有賢者應之胡安定曹月川豈異人任君子思不出其位毋以蓿齋冷局視爲不足爲與世俗同類相效也講學只在當下所處之地所處之時舍此而談空說悟直作一好話頭講過終與自己無益僕生平不敢爲此學以爲今

天下大病總坐一僞字有來相問者惟欲先去此字然後有商量處耳

與劉叔績書

前遠承手翰更勞令弟賜顧值史局初開編摩無暇未得少盡鄙曲抱歉良深夏月張仲誠先生在京時嘗晤對其學眞腳踏實地其要在於主敬程子曰整齊嚴肅則心便一一則自無非僻之干只纔整齊處便是天理別無天理只常常整頓思慮便一此一段是仲老得力處而仲老與崔玉階先生皆精於易學有心得不依傍前人制行皆端方確有把柄此當代眞儒也惜仲老不免西川之行西川當有賢者待其陶鑄不獨殘黎沐德化也士君子行止皆關天意非人所能爲也因便附候道履拙卷本不足觀因令弟欲觀今呈覽

答友論學書

某少遭喪亂學無師傳入仕與曹厚庵先生同直史館得承指示年少心麤方留意詞章未能窮究根柢泛濫先儒之說時悟時悔靜坐久之覺喜怒哀樂未發時眞與天地萬物同體日用之閒四端隨時發見但存養功疏故擴充無力濂溪以來師友授受原有眞傳祕旨不從本原透徹不從存養得力將先儒眞切指示之言都作影響渾過何由融會貫通近世功利詞章之學陷溺人心不知天之所與我者何在徒襲取先儒形貌妄分畛域所言非所見所見非所履亦可怪也某日事編摩心血枯槁遙企函丈恐終無緣而覩爲此生缺陷事更望時惠德音臨風翹瞻

答沈芷岸書

去冬悤悤一晤。未得罄展積悃。別後企望雲帆。不禁耿耿於懷也。今春閱邸抄。知西閣得雋者六人。而道丈拔幟先登。曷勝欣躍。更獨荷聖恩簡授中祕。從此積學樹品。大用可期。不佞得以一日之雅。藉光無既。然初入仕途。擇守宜愼。長安名利之場。聞見繁雜。最易搖惑三門急湍。砥柱良難。道丈識力堅定。宜靜重養望。勿逐時好。相競躁進。前輩典型。昭然可見。署中堂聯。人重官非官重人。德勝才毋才勝德。眞座右銘也。幸勉旃而已。

答王世兄書

去秋遠承賜顧。悤悤言別。未能略展寸心。愧歉何如。某謬以庸菲。處第一繁難之地。救過不遑。惟恪遵功令。夙夜不怠。天鑒民瞻。時凜於懷。一載有餘。未嘗敢與鄉士大夫以書札相通。中多貴游。亦無以私相干者。某何敢以己所不欲。施之於人。且自破藩籬。將來何以自處。故茍萬不敢也。今聖主振興文教。特簡學使。一時諸臣。無不爭自濯磨。況貴鄉以名元賢侍御。處孔孟之國。自當一秉至公。洗從前之陋。副當宁之心。士君子苦志誦讀。自能邀其鑒拔。若稍存他念。則志意不立。文筆必弱。反失之矣。故惟患學業不精。不患有司不明。專心致志。不爲詭遇。聖賢之道。實實在此。某年來於千辛萬苦中。頗有得力。見此理頗明。因感師恩。不敢不以誠告。惟世兄稍賜垂察。毋爲世俗之言所移也。

與魯敬侯書

吳門晤後。不謂遂成遠別。太翁先生台履康勝。道丈左右承懽。其樂何如。山中歲月。未可虛度。潛心經史。務求明體適用。濂洛以來。大儒之書。細細窮究。蕺山先生。典型尙在。黎洲定庵。學有淵源。虛心請教。必有所得。古小學。先儒講學之地也。與同志君子。相商與復。士君子居鄉。與學立教。變化風俗。是第一要務。但要實從立德明道起念。勿存聲氣名譽私見。成己成物。皆性分中事。不可錯過此生。負天地生成之德也。子閎端品清修。眞誠君子。正當交相砥礪。以聖賢相期。士立志要高不要卑。要定不要雜。要堅不要緩。讓第一等人不做。做第二等。便是無志。今世士大夫。以古道自持。不追隨流俗者。如道丈。蓋不多見。不佞實有厚望。故敢略陳其愚。

與李襄水書

足下正學強骨。清操長才。天下無其倫比。莅任以來。一塵不染。興利革弊。造福百姓。聞之殊爲欣慰。近聞均役一事。本爲拯民困苦。而守郡者輒爲中傷之端。賴洪都諸君子。諒其苦心。公道猶存。然時至今日。作善良非容易。天下君子。原少上官豈能盡賢。且人情難測。我輩愛民之心常切。而事上之才常拙。任事之意常盛。而弭謗之術常疏。萬口讙騰之時。忌者卽從中而起。往往然也。故今之吏。黜弊去其太甚。舉事必存小心。循規蹈矩。無露鋒芒。異日當國家大任。不茹不吐。正在此時。磨鍊出來。勿謂異己者非我輩藥石也。

上總憲魏環溪先生書

先生道德經濟。清操峻望。朝廷倚爲柱石。士林仰如斗山。凡有奏對。皆國計民生。賢才進退。治道升降所關。至誠剴切。足以感動天心。皇上虛懷採納。言無不從。明良相遇。天下拭目以觀太平。近復辭司寇之命。請留總憲。以汲黯自擬。皇上亦嘉悅而留之。君臣相信無間。三代而後。不多見也。先生正色立朝。百寮嚴憚。所謂猛虎在山。藜藿爲之不採。固不在條舉一二事。糾參一二人。遂足盡職掌稱報效也。而都下搢紳以及儒生。不能盡明斯義。以爲翹首跂足。願聞讜論。而兩月以來。未聞有所論說。議論紛紛。近聞有浙江監生馮景。致書臺下。不知曾塵清照否。某未見其書云何。又有云。此書已達政府。呈御覽者。料此言必不確。而口語藉藉。至有公言於班行者。某實聞之。蒙先生下交二十餘年。又辱薦牘。知己之感。古人所重。若有聞不告。非事大賢之道。且非所以報知己。蓋自請留任。爲近代不經見之事。故自處較難。無再拜他官之理。而總憲非久居之地。壯往直遂。非大臣之道。而委蛇順時。非自任之誼。盛名難副。晚節難保。先生詳審之。某不敢以此聞於人也。己未六月十七日。

答閩撫金悚存書

先生遂學宏才。爲中朝領袖。頃者入境大疏。具見振刷實政。公恕嚴明。兼而有之。長安道上。無不歎服。竊以今日吏治壞極。百姓苦極。有司亦困極。不但八閩爲然。而八閩爲甚。大賢風示於上。自應丕變。然事有難爲。不無阻礙。要在大力深心。且須去泰去甚。從來化否爲泰。固自有漸。惟大端既正。風行草偃。不勞而成。故不必事事改易也。海上善後之策。爲今日第一要務。至尊明見萬里。廟算宏深。迥出恆人意表。但身

在地方。倍爲親切。綢繆經書。期於盡善。封疆重任。惟謀久遠。不在鋪張。聖主緩台衡之命。暫畀南服。宵旰籌度。良有深意。固知姚宋韓范。併於一身。非先生不可耳。某才本庸菲。承乏史局。晝夜編摩。心血耗盡。自五月十三日。復奉命進講內廷。至七月內。改講期於啓奏之前。每日五更入朝。昧爽進講。無論學術疏淺。不能仰助高深。且年力衰憊。史事方急。形神交瘁。枝梧無術。雖一切應酬。盡行謝絕。恐終不能無負主恩。知己之感。切於中懷。故不禁言之覥縷。南方風土異宜。伏惟珍攝不宣。

與王抑仲書

去歲以使事出都。未得少盡鄙曲。爲之歎然。歸來長安道上。有稱頌足下新政者。未得其詳。既而知立義學七十餘處。從學弟子六七百人。近且重農積穀。水旱有備。此漢代循良所爲。何幸於今日見之。教養二字。王道之本。近日長吏不講久矣。某昔承乏潼關。亦力行社學、鄉約、義倉、保甲四事。頗費苦心。雖寮友承行。不能盡如鄙意。然亦有效可睹矣。足下學有原本。才足經世。今日乃兼善天下之始也。某匏繫鉛槧。不能躬聆絃歌。此心飛越。聞以呂司寇公諸書課子弟。此書最善入人。化俗爲易。婦人女子。皆能於變。眞快事也。半載之後。似當課以孝經小學。近世人才不古。若只爲少此一段工夫。就中擇其才可大成者。進以經書。講明正學。三年之間。當有大賢出而應之。有功吾道不小也。賢才不擇地而生。特振興無人。遂就頹廢耳。此亦天意之所甚惜也。更聞勇於拔薤。疾惡過嚴。此自初政宜然。親民之吏。慈惠爲上。民既向風。威嚴宜弛。愚者千慮。或可一採。治行卓異。不拘俸次。旦晚內召。梓里藉榮。翹望翹望。

與杞縣令王愼齋書

長安晤對退而自喜不謂斯世復見襲黃別後音問疏闊時切懷想偶有便鴻附候與居劉文烈公理學節義彪炳宇宙後嗣守其家學閉戶甘貧文行可稱曾孫忠昆相見京師接其言論樸誠可掬今人想見名賢家法篤念賢裔扶植衰微古道於今非大君子其誰望乎聖朝表勵忠節卓冠百王文烈公既荷旌卹煇煌史册四十年來墓碑未立後人過之幾不知有斯人之墓亦地方之闕典也伏望與紳士公議勒片石以誌不朽此近世所視爲迂闊不足爲而先儒以爲知務也伏惟垂察焉

與楊筠湄書

向於邸鈔讀大疏以爲漢之汲長孺唐之張曲江於今再見國有直臣社稷之福傾心嚮慕晤教無從近者秉衡三晉人頌歐陽某於各省學憲槩不敢以一函相通故不敢破例達尺素於左右然有一事欲聞於大君子之前藏之胷中逡巡而不敢者數矣既而思之若於試事相干涉則斷斷不可若闡揚潛德或亦大君子之所樂聞也趙城同宗諱家相字泰瞻己丑進士孝友廉介本自性成言規行矩非由矯飾筮仕常熟惠政洽於人心以催科政拙例當左官士民千里詣闕號泣請留舉簾相約輸納恐後數載逋賦一朝告竣三吳縉紳歎爲從來未有部議還職再補南漳地最荒殘境逼巨寇招撫流移訓練鄉勇養民教士具有成績督撫擬舉卓異而蓴鱸興思遽賦歸來居鄉杜門卻埽絕迹公府宦既不達家徒壁立惟訓迪後進敦尚躬行誠盛世之循良儒者之卓行古者鄉先生歿而祭於社若斯人者以之俎豆鄉賢使

後人有所矜式。實大典之光也。門祚衰微。恐無由達之執事。某知之最深。故敢爲發微闡幽之擧。惟冀博採輿論。愼而行之。幸甚。

答孫屹瞻侍郎書

淮陽水患。下民其咨。先生忠誠體國。正學宏才。爲聖主特簡。拯茲昏墊。君臣一德。動與天合。自當立奏平成。萬世永賴。奉別數月。未敢以片牘上達左右。以先生勞心疏瀹。恐煩清聽也。遠接手教。仰見大君子愼始圖終。大業出於小心。非時輩漫無遠謀者。所可同日而語。某愚昧無識。未嘗久習河務。何敢妄言。然既承下問。不敢不竭鄙見。狂瞽之言。惟賜採擇焉。下河之患。固在海口壅塞。然海口之塞。匪自近年。祇因上流不治。河淮失其故道。漕隄潰決。因而閘壩多開。止求洩上流之水。以安暫時之漕。不爲水求歸宿之處。遂以七州縣城郭田廬爲巨壑矣。皇上南巡。親見下河婦子田廬。皆處洪濤之中。眞若痌瘝在身。此天地覆載之心也。卽堯舜之憂勞洪水。太禹之饑溺由己。何能加焉。今欲開海口。以治下河。皇上之意。固專在民生。然漕運久遠之計。實不出此。蓋天下水未有不以海爲歸者。黃河北岸減水壩。由沐陽安東等處。皆入海之路。潘印川減水壩。俱建於河北岸。欲其從灌口入海也。今南岸減水閘壩之水。安歸乎。歸洪澤湖耳。淮湖之水。日增日漲。河流帶沙。湖底漸高。清口太狹。則湖逼高堰。昔潘印川用高堰逼淮刷黃。寧犯大忌。浮議沸騰。而不敢輕開尺寸者。而今竟開六壩二閘矣。然加以三十六湖之水。盡注漕河。漕隄安得不危。故又開一百餘丈之滾壩以洩之。其意以爲漕隄不潰。則河臣之事畢矣。七州縣之民命可無問也。獨

不思下河之地有限而上流之來水無窮以有限之地供無窮之源將來水無所容一綫漕隄勢必大壞由此言之開海口治下河非但救七州縣之民命已也實所以爲漕運久遠之計也今欲閉漕隄之壩必先閉高堰之壩高堰之壩不能全閉欲閉高堰六壩之二三必先塞黃河南岸之閘壩黃河南岸有毛城鋪北岸有大谷山徐城可無患矣王家山以下一路減水閘壩不可稍閉免洪澤湖之泛濫墊淤且留以蓄水刷沙乎自碭山以下至淸河南北減水壩三十餘座水分則流緩流緩則沙停將來正河運道不有淤塞之慮乎又印川之減水壩比隄稍卑二三尺耳今與地平矣昔云歸漕者常盈今何能盈乎此上河之可慮者也河督之堅執不移者不過以開閘開壩費帑金無算今日可塞昔日何以誤開恐有從而議其後者耳愚因於會議向中堂九鄉言之治水如治病因病立方補洩隨時難以執一不得以後日之用補歸咎於前日之誤洩昔日開壩以保隄也今日塞壩以刷沙也猶先應用大黃芒硝者用大黃芒硝後應用參芪桂附者用參芪桂附各有其宜歸於愈病而已此言實有至理亦欲河督開豁疑衷從長計議爲國計民生圖永遠之策此出自誠心而不謂河督之堅執如故也然今日下河工程當在范公隄外此非壩水所能到也但於石磉丁溪等口開通一二處則浮水可去內地水當漸淺河湖舊形當漸露再尋訪所謂射陽、德勝、平望、喜鵲諸湖舊迹而以閘壩之水開引河以歸之再由湖歸河以入新開海口條分縷析脈絡分明即大禹治水亦不過如此若曰一開海口而遂使下河盡爲平陸焉萬萬無此理也故曰下不在減水壩之塞與不塞而在地方官不肯盡心相助呼應不靈人夫物料恐難湊手耳若諸事湊手

卽當盡心嚴督工程。勿惑浮議。成大功者。小小順意不足喜。小小拂意不足懼。惟先定成局。持堅忍不拔之志。如行兵然。當有定算。偶爾勝負。何足憂喜。如奕棋然。當爭全局。一著二著。何足較量。下河苦水久矣。今歲之旱。乃偶然耳。若盡如今歲。則海口可以不開矣。前讀大疏。斷無海水高於內地之事。此先生親身閱歷之言。故鑿鑿如此。非如他人紙上談兵也。只此一言。便是治下河定算矣。皇上神聖。不世出之主。滇黔閩粵。指顧蕩平。海外自古未入版圖之地。皆立郡縣。漢唐以來從未臣服之國。盡來歸附。豈淮揚近地。開一二湮廢之河道。以救數城之殘黎。發自聖心。特遣部堂。若臣子可以阻撓而罷。聖主之心。能晏然而已乎。故減水壩不可塞。則海口更不可不開。下河之水愈大。則開海口之功亦愈大。惟先生斷然持之耳。某以爲成功可操券而待也。歲序聿新。藉便恭候景福。臨楮匆匆。語無倫敘。伏惟鑒原。

答陸稼書書

先生正學清德。僕私心嚮慕久矣。承手教及大作。仰見崇正道闢邪說至意。嘉惠良深。敬謝敬謝。台諭云。孔孟之道。至朱子而大明。學者但患其不行。不患其不明。但當求入其堂奧。不當又自闢門戶。此不易之定論也。再讀學術辨云。天下有立教之弊。有末學之弊。又云。涇陽景逸。未能盡脫姚江之藩籬。皆極精當。非先生體認功深。何能言之。鑿鑿如此。獨謂某不欲學者詆毀先儒。是誠有之。然有說焉。某少無師承。長而荒廢。茫無所知。縞嘗汎濫諸家。妄有論說。其後學稍進。心稍細。甚悔之。反復審擇。如程朱爲吾儒之正宗。欲求孔孟之道。而不由程朱。猶航斷港絕潢。而望至於海也。必不可得矣。故所學雖未能望程朱之門

牆。而不敢有他途之歸。若夫姚江之學。嘉隆以來。幾遍天下矣。近年有一二巨公。倡言排之。不遺餘力。姚江之學遂衰。可謂有功於程朱矣。然海內學術。澆漓日甚。其故何歟。蓋天下相尙以僞久矣。巨公倡之於上。隨聲附和者多。更有沈溺利慾之場。毀棄坊隅。節行虧喪者。亦皆著書鏤版。肆口譏彈。曰、吾以趨時局也。亦有心未究程朱之理。目不見姚江之書。連篇粲牘。無一字發明學術。但抉摘其居鄉居家隱微之私。以自居衛道閑邪之功。夫訐以爲直。聖賢惡之。惟學術所關。不容不辨。如孟子所謂不得已者可也。今舍其學術。而毀其功業。更舍其功業。而訐其隱私。豈非以學術精微。未嘗探討。功業昭著。未見詆誣。而發隱微無據之私。可以自快其筆舌。此其用心亦欠光明矣。在當年桂文襄之流。不過同時忌其功名。今何爲也。責人者貴服人之心。自古講學。未有如今之專以謾罵爲能者也。或曰。孟子嘗闢楊墨矣。楊墨何至無父無君。孟子必究其流弊而極言之。此聖賢之苦心也。何怪今之君子歟。夫陽明果爲楊墨否。姑未暇論。竊以謂孟子得孔子之心傳者。以其知言養氣性善盡心之學。爲能發明聖人之蘊也。蓋有所以爲孟子者。而後能闢楊墨。熄邪說。閑先聖之道。若學術不足繼孔子。而徒日告於人曰。楊墨無父無君也。率獸食人也。恐無以服楊墨之心。而熄其方張之焰矣。孟子曰。今之與楊墨辨者。如追放豚。既入其苙。又從而招之。則知當曰。之與楊墨辨者。亦不乏人矣。今無片言隻字之存。則其不足爲輕重可知也。然則楊墨不傳。獨賴有孟子耳。今不務爲孟子之知言養氣。崇仁義。賤功利。而但與如追放豚之流相頡頏焉。其亦不自重也已。台諭曰。陽明嘗比朱子於洪水猛獸。是詆毀先儒。莫陽明若也。今亦蹂夫詆毀先儒者耳。庸何傷。

竊謂陽明之詆朱子也。陽明之大罪過也。於朱子何損。今人功業文章。未能望陽明之萬一。而止效法其罪過。如兩口角罵。何益之有。恐朱子亦不樂有此報復矣。故某之不敢詆斥陽明者。非篤信陽明之學也。非博長厚之譽也。以爲欲明程朱之道者。當心程朱之心。學程朱之學。窮理必極其精。居敬必極其至。喜怒哀樂。必求中節。視聽言動。必求合禮。子臣弟友。必求盡分。久之。人心咸孚。聲氣自衆。即篤信陽明者。亦曉然知聖學之有眞也。而翻然從之。若曰能謾罵者。即程朱之徒。彼毀棄坊隅。節行虧喪者。皆將俎豆洙泗之堂矣。非某之所敢信也。某年已衰暮。學不加進。實深自愧。惟願默自體勘。求不愧先賢。或天稍假以年。果有所見。然後徐出數言。以就正海內君子未晚。此時正未敢漫然附和也。今天下眞爲程朱之學者。舍先生其誰歸。故某將奉大教爲指南焉。道本無窮。學貴心得。胷中欲請教者甚多。容專圖晤。求先生盡教之。

在內黃寄上孫徵君先生書

斌庸陋無似。得侍起居。仰見先生動靜語默。無非道妙。一堂之上。太和元氣。朱公掞見程子。如坐春風中。景象不是過也。更蒙提誨諄諄。示之以體用之大全。勖之以責任之難諉。自此以後。夙夜砥礪。斷不敢時刻稍懈。以負眞切指授之意。別後三日至內黃。晤仲誠（張進士名沐）。任道之勇。求道之切。今日罕見其匹。得此良友。殊爲欣慰。與君僑同訂理學宗傳。挑燈商確。常至夜分。窺管之見。不敢不竭。但學識疏淺。錯謬恐多。爲惴惴不安耳。

與宋牧仲書

閱北闈題名錄。知令五弟介山高捷。不勝雀躍。俟入都當恭賀也。浙闈文章素稱最盛。而亦弊藪也。以某庸碌濫叨斯任。同考諸公。廣文幾半。且年皆遲暮。與此道茫然。闈中費盡心力。費盡脣舌。卷數八千二百有餘。限以半月。且瘧疾大作。不敢言勞。每日漏下四鼓始休。雖額數有限。不能無遺珠之歎。而入彀者。皆苦志芸窗。且多藝雄不充之士。榜下皆嘖嘖稱歎。言此科孤寒吐氣。某聞之殊不自安。天下才人。原不盡在孤寒。某亦何所容心。或主司貧苦。氣類偶相感觸耳。出闈後。與撫軍諸公約。斷不敢一事相干瀆。公筵之外。無私會也。無私札也。浙中例。候舉人親供全始解卷。舉人有遠者一時不能至。詢之學使。言往科亦有不候親供之例。遂與撫軍言。於九月廿日解卷。某遂於廿二日遣牌。廿五日登舟矣。此某奉使之大略也。某離家三載。老母年高。借便歸省於子老入都。匆匆漫陳一二。乞賜垂照。敝衙門諸先生。與同鄉諸公。未敢一字相候。乞爲道意。

與宋牧仲書

都門奉送台旌。遂如三秋。足下壯猷偉略。爲三輔屏藩。輿頌一新。洋洋盈耳。吏從冰上。人在鏡中。請以相贈。事繁而處之若簡。民詐而馭之以誠。在足下固自裕如。然努力加餐。實所願也。某才本駑下。年來史事浩繁。心血耗盡。不意孫毓老榮轉閣學。某濫叨新命。同張素老進講內廷。學術疏陋。何能仰助高深。且衰年多病。風雨寒暑不輟。豈能勝任。聖主恩深。不敢控辭。足下何以教我。茲因小价領米之便。奉候與居。附

有請者。目下盛暑。每日進講瀛臺。苦於步履。急欲買一腳力。不得妥當。廐中良驥必多。求暫借一小而馴者。俟置得即還上。借乘之風。在春秋已歎其難。朋友與共子路以之明志。或世人以爲不易者。而賢者可與言情乎。笑笑。

序

黃庭表集序

戊申。遇黃庭表先生於錫山。以所著忍庵集數卷見示。當是時吳中文章家。方以聲華浮豔相高。而先生獨原本經術。以古人爲繩尺。心竊重之。後十年同應召至京師。有明史之役。遇休沐輒相過從。遂得盡讀其近稿。益歎先生之學。大而有本。非時賢所可頡頏也。竊謂學者爲文。必內本於道德。而外足以經世。始不徒爲空言。可以法今而傳後。否則詞采絢爛。如春花柔脆。隨風飄揚。轉眼蕭索。何足貴也。西漢儒者。湛深經術。不爲百家所惑。莫如董江都。通達治體。議論深切於事情。莫如賈長沙。而好爲淫靡綺麗之辭。不根據理道。莫如司馬長卿。此固人所易辨。非甚深遠難知者。乃韓退之號稱知道。而敍述古今文章之盛。自孟荀屈莊。以至相如揚雄之論詳矣。而賈董曾不一及焉。何歟。宋儒以退之爲文人之雄。未可言知道。其始以此歟。夫相如之賦。義存諷諫。有爲而作。君子猶有取焉。若近世自命作者。輕俳浮薄。掇集稗官野乘。繁淫怪誕之辭。妃青儷白。補綴成篇。其意可數十字畢者。率衍爲千百言而不休。徒以示吾之高才博聞。爲譁世取寵之具。將古人立言之體。蕩然無復存矣。安能望相如之眉睫哉。今觀先生集中。圖書象數

之奧。性命理氣之微。闡發幾無遺蘊。禮樂兵刑。漕渠水利。盛衰沿革。名物度數。無不究極原委。期鑿鑿可見。諸施行。其斯爲體用兼全之學也乎。其爲文也。醇雅而不冶。簡質而不繁。謹嚴而不夸。吾不敢知其於先儒何如。要之爲賈董不爲相如。有斷然者。先生操履端靜。雖出入禁林。官稱侍從。而所居委巷版門。竟日無剝啄聲。凝塵蔽榻。寂寞著書。刻苦要眇。如窮愁專一之士。蓋其志量遠矣。其人如是。其文亦如是。是豈可僞爲哉。余弇陋無似。何足以知先生。而慇慇以序見屬。余不獲辭也。乃爲之言。

記

睢州移建廟學碑記

睢州儒學舊在北城濯錦池上。明末。黃河決城。遂淪於水。有司權奉先師主於南城民舍。地甚湫隘。殿廡之制不備。堂齋皆缺。諸生無所肄業。屢議改建。以財用匱乏。莫有毅然任其事者。康熙十年。知州事程公始至。慮無以興學育材。仰承朝廷德意。期年政通事簡。乃相廟東有地。據岡面陽。水環如璧。卒情咸合。州之薦紳諸生。量力捐助。先建大殿。次及兩廡。戟門櫺星門各如制。明倫有堂。啓聖名宦鄉賢有祠。樹以崇坊。繚以周垣。位序丹雘。應圖合禮。其相規制稽出納。久而不懈者。學正魏君也。既訖工。公率鄉大夫士。行釋菜禮。而屬余爲記。余不獲辭。乃言曰。修學有司職也。諸生之游於斯者。亦思所以爲學。而求進於古人之道乎。抑徒飾文辭。溺訓詁。冀苟得利祿。以夸耀一時已乎。夫朝廷崇學。並建。固期學者以聖賢爲宗也。夫聖賢之學。其要存心而已。存心者。存天理而已。微而不睹不聞。顯而人倫日用。皆天理所在也。堯舜禹

之相授受。必致辨於人心道心之危微。孔子十五志學。至七十始從心所欲。不踰矩。然則聖人之異於人者。惟在朝乾夕惕。自強不息。遂至與天爲一耳。成湯文武之爲君。皐陶伊傅周召之爲臣。以及顏曾思孟諸大賢。時至事起。功業各不相同。而其深憂大懼不得已之心。則千古一揆也。是以行無轍迹。言無倣效。總以此心純一粹白。相證於於穆之表。而非從勳業文章一一較論也。濂洛關閩以來。大儒相繼輩出。風會所值。指授各殊。而道本於心。先後若一。學者不體驗於性情踐履。與古人相見於精神心術之間。則爲已功疏。屋漏難懷。即著書滿家。於道無當也。惟知道之大。原出於天。而體用具於吾心。存養省察。交致其功。信顯微之無間。悟知行之合一。喜怒哀樂。必求中節。視聽言動。必求合禮。子臣弟友。必求盡分。蘊之爲天德。發之爲王道。此學問之極功。而尊信聖人之實事也。然有難言者。正學不講。俗痼日深。利慾之根難斷。巧僞之術益工。苟非乘本體之偶露。急加體認擴充之力。如火始然。泉始達。悠悠玩愒。歲月幾何。轉眼遲暮。蹉跎同歸。大禹之所以惜寸陰。而尚書有取於若藥瞑眩。豈不以此歟。若曰吾志在於科名。惟事揣摩帖括。他不暇計焉。是視聖賢六經。祇爲富貴利達之資。異日備朝廷任使。安能秉道絕欺。憂國奉公。不幾負朝廷建學立廟之意乎。余鄉人也。誠願與鄉之後進。互相砥礪。使賢才輩出。以報君恩。敢述所聞以告之。遂爲記。公名正性。鄉貢士。四川萬縣人。魏君名湛。順治戊子舉人。河南孟津縣人。

重修蘇州府儒學碑記

康熙二十三年。歲在甲子。天子以治定功成。行古巡狩之禮。冬十月。車駕至蘇州。詢問民俗。告誡有司。還

至曲阜。祭先聖廟。拜獻之儀。視前代有加。親灑宸翰。題其廟額。詔天下修葺學宮。頒賜御書。海內蒸蒸。罔不從乂。斌時奉命撫吳。祇謁廟學。見殿廡門垣。日就頹弛。明倫堂岌岌欲傾。慮無以仰承聖天子興學重道之意。受事方新。未遑興作。明年二月。獨俸倡始。藩臬庶僚。飭材鳩工。黽勉從事。宋棟廬桷。楹礎之殘缺者。易之。丹臒髹漆之漫漶者。新之。祠齋庖庫之久廢者。興之。締構堅貞。典制具備。泮水疏通。遠接太湖。松檜椅桐之屬。種植千本。閱十月而訖工。於是躬率僚屬。行釋菜禮。定期講學於堂。諸生執經問業。遠近咸集。又明年三月。斌奉輔導東宮之命。瀕行。進諸生而告之曰。此地自范文正公建學。胡安定立教。於今六百餘年矣。名卿巨儒。項背相望。諸生肄業於斯。其所以紹述先哲。仰答天子作人雅意者。果安在乎。國家興治化。在正人心。而正人心。在崇經術。漢儒專門名家。師說相承。當詩書煨燼之餘。儀文器數之目。刪定傳授之旨。猶存十一於千百。且其時選舉。不以詞章。通經學古之士。皆得上聞朝廷。定大議。斷大疑。博士據經以對。故其時士大夫勇於自立。無苟簡之心。孝弟廉讓之行。更衰亂而不變。此重經術之效也。其後虛無寂滅之說盛。聲律駢儷之習工。而經學荒矣。宋濂洛關閩諸大儒。出闡天人性道之源流。故天下知性不外乎仁義禮智。而虛無寂滅非性也。道不外乎人倫日用。而功利詞章非道也。所謂得六經之精微。而繼孔孟之絕學。乂豈漢以後諸儒所可及歟。宋史道學儒林釐爲二傳。蓋以周程張朱繼往開來。其師友淵源。不可與諸儒等耳。而道學經學。自此分矣。夫所謂道學者。六經四書之旨。體驗於心。躬行而有得之謂也。非經書之外。更有不傳之遺學也。故離經書而言道。此異端之所謂道也。外身心而言經。此俗儒

之所謂經也。宗洙泗而禰洛閩。人心之所以正也。家杜史而戶天竺。世道之所以衰也。今聖朝尊禮先聖。表章正學。士子宜知所趨向矣。吾恐朝廷以實求。而士子終以名應也。苟無駸乎其名。而致力於其實。則亦曰躬行而已矣。故學者必先明義利之界。謹誠僞之關。則貧富貴賤之非道。不處不去。必劃然也。造次顚沛。生死禍福之間。不可移易者。必確然也。毋爲枉尺直尋之事。毋作捷徑苟得之謀。寧拙毋巧。寧樸毋華。寧方毋圓。戒懼愼獨之功。無時可閒。子臣弟友之職。不敢不勉。不愧於大廷。亦不愧於屋漏。如此。則發爲議論。自能息邪距詖。而鄉愿楊墨之教不得騁也。出爲政事。自能尊王黜霸。而管商申韓之政不得施也。其斯爲眞經學。其斯爲眞道學也已。否則剽竊浮華。苟爲譁世取寵之具。講論踐履。析爲二事。卽誦說先儒。世道亦何賴乎。當文正公時。中庸猶雜戴記中。公獨舉以授橫渠。則公之深於經學可知矣。安定之教。以經義爲本。當時太學取以爲法。宋世人才之盛。實基於此。諸生爲鄉邦後進。來游來觀。其亦有所興起乎。蘇郡人文。實四方所則效也。所在佐成聖朝之治化者。予實有厚望焉。諸生請書其言爲記。斯役也。江蘇布政使章欽文。蘇松督糧道副使劉鼎。蘇州知府胡世威。或總理工費。或分司督察。而心計指授。巨細不遺者。鼎之力爲多。司學事者。教授吳世恆、訓導張杰也。例得並書。

嵩陽書院記

嵩陽書院。在登封縣城北。建自五代。宋初。與睢陽、白鹿、岳麓。號四大書院。其地負嵩面潁。左右少室、箕山諸峰。秀靄雲表。中天清淑之氣。於是焉萃。至道中。賜九經子史。置校官。生徒至數百人。稱最盛。二程子嘗

講學於此。後人因爲建祠。明末兵亂傾圮殆盡。國朝崇儒右文。知縣事黃州葉侯封。建堂三楹。祀二程朱子。而以地鄰崇福宮。凡宋臣之帶崇福宮銜者。皆祀之。葉侯既遷京職。邑人大名兵備副使逸庵耿先生介家居講學。以程朱爲道統所宗。不當與諸賢列。復蠲貲建堂三楹。遷主崇祀。又作講堂三楹。顏曰麗澤。旁署兩齋。曰博約。曰敬義。書舍若干楹。庖湢門垣具備。自康熙十八年春至次年秋訖工。知縣事長洲張侯壎。以與起斯文爲任。月吉講學。課藝其中。多士彬彬向風。逸庵作書屬余爲記。余適承乏史局。方恨不得從事几席。與聞緒論。其何敢辭。然逸庵之意。豈欲余記營建歲月而已乎。或欲有言以告多士也。竊以孔子教人之書。莫詳於論語。當時及門稱顏子爲好學。嘗與終日言而不違者。今所記不過問仁問爲邦二章而已。然天德王道備矣。顏子謂夫子循循善誘。博文約禮。今他無可考。卽二章思之。意者虞夏商周之禮樂制度。卽所謂博文。而克己復禮之訓。卽所謂約禮。與特學有體用。問有先後耳。中庸言明善誠身而列其目。亦自博學審問始。孔子言知。不廢多聞多見。而語子貢以一貫。則又以多學而識之者爲非。其所以一貫之旨。終隱而不發。卽與門弟子言求仁之方。爲仁之要多矣。而仁之體則罕言也。豈聖人之過爲隱與。及讀易乾卦彖傳。與中庸首章而後知道之大原。莫明於斯也。蓋道之大原出於天。而仁者天道之元也。知天人同原。則知人心與天地流通。而往來無閒。民胞物與之念。油然而生。而戒愼恐懼。自不容已。故程子謂學者須先識仁。以此也。然仁之爲體。非可口傳耳授也。在人之默識耳。孔子自十五志學。至能立不惑五十。而後知天命也。以大聖人而若此。則知命亦難矣。今之講學者。聚數千百人於堂。而語之

曰天命云何心性云何將大本大原皆爲口耳影響之談學者於俄頃之閒與聞性道之祕其不至作光景玩弄視詩書爲糟粕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爲麤迹也幾希矣斯亦講學者之過也夫道無所謂高遠也其形而下者具於飲食器服之用形而上者極於無聲無臭之微精麤本末無二致也孔子語顏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而語樊遲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聖人與上智中材所言皆不越是蓋以天命流行不外動容周旋而子臣弟友卽可上達天德所謂無行不與者此也所謂知我其天者此也今功利詞章舉業技藝之習陷溺人心士子窮年矻矻志在利祿名譽而天之所與我者茫然也是其學迥非聖人之學矣夫中庸之博學將以盡性而至命也大學之格物將以修齊治平也今滯事物以爲窮理末免沈溺迹象既支離而無本離事物以言致知又近於墜聰黜明亦虛空而鮮實學路久迷習染日深偶爾虛見未爲眞得非默識本體誠敬存之綿綿密密不貳不息前聖心傳何能會通無閒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嗚呼豈易言哉逸庵之學以主敬爲宗以體天理爲要可謂得程朱正旨矣吾懼學者之易視之也故因記書院而詳言之欲其深思而自得之焉張侯明經起家治行多可紀於逸庵相與有成尤足嘉也吾又懼來者之不能繼故備書之以告後之君子

重修中州會館記

中州會館在宣武門之左舊爲梁司徒公別墅所謂銀灣曲也順治十四年同鄉官都下者捐貲購得改建會館宗伯薛公爲記其事歲久漸頹屢議修治以艱於費弗果越康熙十八年秋地震傾圮殆盡時都

諫王君子厚方主館事。屬俸以倡。同籍各輸金有差。鳩工庀材。中翰王君三雪。身董其役。再閱月而訖工。於是鄉之諸大夫士。置酒其堂。謂不可以無記。而屬文於余。余謂國家書十五方域。而京師其都會也。凡鄉之仕於朝者。官階之崇卑。職掌之鉅細。繁簡不侔也。分曹治事。有朝會而外。終歲未嘗過從者矣。其官於外。或數百里。或數千里。聲問不相通。有一旦以奉表述職而至者矣。有貢舉於鄉。以應試謁選而至者矣。亦有京朝官出秉節鉞。備藩臬郡守之任。倏而數百里。數千里。聲問不相及者矣。幸而聚於一時。則歲時伏臘。會集讌饗。於同朝事主之時。修親睦鄉曲之義。豈不謂行古之道乎。都諫斯舉洵爲知所務也。余更三復宗伯之記。稱述吾鄉先哲。若李文達、劉文靜之相業。顧軒兩都憲之清直。馬端肅、許襄毅之事功。何文定、崔文敏之文章氣節。期望後人。希慕風烈。交相砥礪。不在飲食燕衍相徵逐。用意可謂深且厚矣。余謂諸公德業。蓋有所本。亦在其學而已。中州文章。莫盛於昌黎。其學闢佛老。崇仁義。得聖道之大端。論者以爲精微之蘊。猶有未究其極者也。兩程子出。獨深探原本。窮理盡性。接千古不傳之統。故程子者。實儒學之大宗。而鄉之後進所當奉爲準的者也。若許文正、姚文獻。講學蘇門。佐元興太平之運。而明之曹正夫倡道嵯峨。距邪閑正。居一代理學之冠。其後尤季美、孟叔龍。紹述於洛西。魯正卿、呂叔簡。振興於宋郡。呂忠節闡繹孝經。賀景瞻發明春秋。劉文烈力任風教。大節皎然。數君子皆不惑於功利權謀詞章技能之習。而確然有以自信者也。誠得其所以爲學。以之事君必忠。以之事親必孝。以之交友必信。於前修之事功風節。不規規求合。吾見其無不合也。夫程子之學。以至誠爲聖功之極。以主敬爲入德之要。凡與

斯會者。揖讓進退。必準於禮。可否然諾。必揆諸道。敬存於心。貌恭非敬也。敬而後能誠。非敬無以爲誠也。以此交修弗怠。庶不墮先哲之遺教。於以勉盡職業。報朝廷之知遇。非徒講鄉曲之情。歲時伏臘。聚會燕好之數數也。古人無在而非學。故敢推廣前記。與諸君子共勉之。

贊

孫徵君先生像贊

當代儒者。誰稱先覺。允惟哲人。光輝孔偉。敦行孝弟。修明禮樂。由忠貫恕。既博歸約。日新又新。鳶魚飛躍。默契先天。聲臭寂寞。蘊涵元氣。發越磅礴。譬彼星漢。終古昭灼。易傳者像。難盡者學。仰止夏峯。泰山喬嶽。

湯潛庵集卷之下

傳

明兩浙運使儆軒張公傳

張公諱正學字宗儒號儆軒睢州人世居潮莊之南三里父諱權號樂庵叅贈中憲大夫廬州府知府母王氏叅贈恭人公丰儀秀偉孝友天成十歲授尚書爲文落落有大家風弱冠入府庠食餼名聲藉甚萬歷癸卯舉於鄉公車歸楗戶著書泊如也癸丑成進士以素恬淡嗜讀書請改教職甲寅補順天府學教授董率維勤乙卯門下士獲雋者十餘人是年陞國子監助教丁巳陞刑部主事歷員外郎中秉公執法多所平反時南皐鄒公爲侍郎歎服之嘗云張君精神收斂退藏眞是歸根之學由是名益著辛酉陞廬州府知府下車卽修學宮鋤衙蠹廬郡承平日久城池頹壞捐俸築濬尤杜絕饋遺有庫吏暮夜以金杯等物持獻欲有所關說面叱之加以重法於是羣吏人人股慄凡斷事平心細訊必得其情時巡按某受重囚賕欲盡釋之公持不可又票取無礙官銀千金亦不應巡按大怒思借事中傷搜索無隙乃止稍遷兩浙郡轉運鹽使司運使慨然曰古人急流勇退吾可已矣遂致政歸里居竿牘不入公庭課子孫讀書教以孝弟謹厚每遇豪橫不法事輒爲之憤懣至終夜不寐嘗曰凡做事只要自己心上打得過便爲之打得不過卽毋爲睢之婦人孺子無不稱之爲善張云是時袁大司馬可立楊大參堯華余光祿化龍皆

以耆碩里居。相與聯席結社。棊酒娛樂。修耆英香山故事。鄉里榮之。至有傳爲圖繪者。年七十有七卒。崇祀鄉賢。配李氏。粲贈恭人。早卒。繼配孟氏。粲封恭人。男一。辰垣生員。孫二。銘鼎廩生。銘旂庚戌進士。杞縣劉文烈公誌其墓。

論曰。吾郡自萬歷以後。士大夫習爲驕奢。陵虐鄉里。至今道路以目。而公獨以善張著。今考其行事。蓋眞秉道絕欺。確乎不可拔者矣。其子孫皆恂恂善下人。雖通顯猶杜門誦說詩書。無輓近儇薄之習。謂非公之留澤遠乎。余故爲紀之。使後進有所觀法焉。

處士孫君傳

孫君。諱博雅。字君僑。容城人。徵君鍾元先生之第四子也。幼端重。不苟嬉笑。同學生見之。輒爲斂容。甲申。年十五。應童子試。提學御史陳公純德。賞其文。將放榜。值流寇陷京師。陳公殉國難。君遂屏舉子業。絕意仕進。從徵君避亂於雙峯。一時同避亂者。皆弄弓矢刀劍譚兵事。君獨日攜書卷。坐古柏下。與人語。惟經史及古今忠孝節義事。娓娓不倦。曰。他非我所知也。徵君將遷居蘇門。道出祁州。刁君蒙吉。留講學於家者三月。既去。而君與母楊孺人獨留。貧無以炊。賒柿餅以供母。徒步奉至蘇門。徵君撫之喜。作書勞之。母病。君不解襟帶。不交睫者三旬餘。及卒。爲孺子泣三年。不見齒。徵君年漸高。偕兄弟朝夕上食。祝哽祝噎。夜則更臥牀前。候其欠伸。未嘗少離。有所制作。則侍筆劄。時四方游徵君之門者。履交於戶。有數百里或數千里至者。君爲之設榻供食。各得其宜。徵君晚年重聽。諸弟子問難。必藉君轉達。雖反覆開示。不厭更

端。聞有未暢其旨者。君輒援據經傳。發言外之意。聞者往往灑然解悟。故遠近來學之士。與君日親。君僑之名。遂滿天下。徵君著書。不下數百卷。編摩訂正。君之力爲多。嘗數易藁。皆手書。字體古健。無一筆苟簡。蓋其孝謹好學類如此。己酉。詔舉山林隱逸。郡守程公啓朱曰。河北諸郡邑。吾所知者。獨孫子耳。以其名上之方伯。撫軍君自陳一介腐儒。學不通時。父年八十。安能違親就徵。諸公深歎重之。遂不相屈。亡何。徵君卒。哀毀骨立。喪葬以禮。觀者莫不感動。君至性過人。漸濡家學。德氣日益純粹。與人交和易可親。見人有善。贊揚不置口。人有過不顯言。默然端坐。閒引一二古語相感發。聽者爲之聳然。多見省改。問以時事。似不別黑白。至談古今成敗得失。瞭若指掌也。丙辰。弟韻雅。坐事被逮。繫司寇獄。君具橐饘以從。庚申夏。將遠徙。兼染時疫。君往來省視。僕僕於烈日黃埃中。守衛悍卒。咆哮怒詈。君怡然受之。宛轉爲弟致藥餌。飲食。更周鄙其同繫者。幸朝夕相顧視。君故貧。又竭產供給弟者已四年。故交欲有所贈遺。逡巡不肯受。旁觀者。察其形容憔悴。勸之自愛。勿徒累死。君曰。吾弟行免矣。吾何病。時方館於崔學士玉階家。每獨宿假寐。口中嗌噤。細聽之。皆其弟事也。頃之。竟病不起。彌留猶張目曰。吾弟免矣。遂卒。當其弟之被逮也。君追送之。奔馳炎暑。策蹇驢。隨一蒼頭。遇暴風雨。失道幾溺死。後歸家聞有赦。隆冬赴京。徹夜行。冰糊其口。呼不成聲。僵仆於路。幾死。又嘗讓蹇驢於同難之械繫者。徒步以從。解役疾驅百餘里。兩足皆腫。不得休。幾困頓飢渴死。當是時。君惟痛念先人之積德。不宜獲此報也。先人之家聲。不宜自此墮也。弟之憒然騃遇此難。冀儆倖獲。爲天所矜也。而不知己之憂勞可以死也。死後不數日。而弟事漸寬。竟免遠徙。於是聞

者無論識與不識皆泣下沾襟曰孫君之死也蓋死弟難也其友也本於孝也精誠足以感通神明也年五十有五所著詩文曰約齋集若干卷子漢有文名史氏湯斌曰昔孔氏褒融兄弟爭死載之史册兩稱其義若君僑之於其弟也風雨慘澹肝腸寸折至於不自知有其身憂愁況瘁竟以客死嗚呼難矣其詩曰苦海無舟焉問岸福堂有弟遂成家讀之誰不酸鼻流涕者而況平生交游如余也夫君僑德性學術天假之年必能昌大徽君之傳而竟以此終抑又悲夫

封庶吉士李公傳

李公諱兆慶字賴甫閩之安溪人初號漁叔追思父念次公之德也更自號惟念故世稱惟念先生云公兄弟四人並力學著聲而公尤魁梧多奇節爲文不假繩尺奥淹宏博屢試輒高等明季閩海弗靖甲族富室畏縮伏草閒往往不能自保公獨聚宗黨擇山中高阜鳩工築室百堵守禦且備巨寇突至連日夜攻之卒不得志而去公復設立教條鄉里兢兢奉約束遠近賴以保全者甚衆鄉人有淪於賊者傾貲贖之初不問其識與不識也歲乙未家陷於賊仲兄雅稱武健持矛薄賊壘門竟全其家屬而歸人服其才且勇謂亦公素德足以感之云亂定歸舊居槖戶卻埽藏書數簏幸無恙詮次點定課子弟誦讀聲琅然達丙夜今學士其長公也辛丑貢於鄉甲辰自京師還里修宗祠定春秋祭期遠祖墳墓久湮沒荆榛閒殆不可考公按譜牒徵鄰翁搜而得之者凡四焉更修緝家乘訪求先世贈答遺文凡所以爲祖考計久遠者靡不殫力從事蓋其誠孝如此庚戌學士成進士讀中祕書遇覃恩封公如其官癸丑請假歸未幾

滇黔告變。八閩相繼逆命。阻絕聲教者三年。學士抗節不屈。王師南下。閒關遣使。具蠟丸密陳道里險易。進取機宜狀。卒成恢復之功者。學士稟公之教多也。上以學士忠貞懋著。特晉秩命入都陛見。公促使叱馭。而學士念公年老。遲迴久之。不得已。後行至福州而公卒。公生平厭絕紛華。嚮慕往哲。時有心得。與理學語錄。默相契合。故能踐履篤實。大節不苟如此。年六十有七。子四人。學士名光地。次鼎徵。光垕。光坡。贊曰。余與學士同官京師。以德業相砥礪。其學浩博淵通。而持守堅定。一遵程朱。不爲世儒游移之說。與余有乳水之合。後乃得聞封公之懿行。蓋家學淵源有自矣。當學士之奉命赴都也。宜星言夙駕。而公度其意次且不果。知其以己老病。故外示巽鑠。而私語其室曰。度子行瀕至。我乃可死耳。蓋生平重大義。家庭相勖。一然諾不敢宿。況君父之際乎。使學士顧戀親恩。愆期不進。雖奉含殮。非公意也。公卒後。又值海寇突犯。依阻憑險。盡有漳泉之地。撤晉江橋梁。自以爲天塹不可飛度。學士奮然墨縗誓旅。鑿山開道。仰請王師。椎牛釃酒。士馬飽騰。造舟爲梁。一日夜搗其巢穴。賊以爲自天而降。潰敗不可復支。盡復兩郡。還之朝廷。以文學侍從之臣。功在封疆。人乃知儒者之功用。果非虛談無實效也。至尊嘉歎壯猷。亦將倣王文成故事。河山帶礪。以報殊庸。此固所以成封公之志。余亦拭目聿觀厥成焉。故因傳封公而併及之。

王氏五節烈傳

山東新城王氏有烈婦三曰、孫氏、于氏、張氏。節婦二曰、張氏、高氏。孫氏者。浙江布政使象晉之冢婦。生員與齡之元配也。事舅姑以孝聞。崇禎丁丑。與齡省布政公於武林。病卒。孫氏欲以死殉。既而顧念藐孤。謝

鬱珥篝燈課讀俾克成立壬午十二月朔大兵破新城家人勸避匿孫氏曰婦人非傅姆不下堂我未亡人也有死而已遂投井死越三年甲申李自成陷京師則有于孺人隨侍御公與胥夫婦殉節之事時侍御方以建言左遷家居聞變以死自誓或言公無封疆社稷之任幅巾野服可畢此生無爲徒死也于孺人獨不言既而曰妾從君稱命婦矣君爲忠臣妾獨不能爲烈婦耶遂登樓相對自經死子士和泣曰父死忠母死節兒何心獨生亦自經於其旁而士和妻張氏先於壬午城陷自經死壬午城陷時王氏父子兄弟殉難者曰貢生與朋與其長子舉人士熊次子生員士雅士熊妻張氏年二十一士雅妻高氏年十九兩人同矢志守貞事孀姑盡孝兩家皆名族高氏尤貴盛布衣糲食有人所不堪者紡績自給嫻黨罕見其面惟元旦一出拜家祠而已守節十八年張氏卒又二十年高氏卒皆無子

湯斌曰新城王氏簪笏盈庭以文章勳伐著聲當代者踵相接矣侍御公尤以忠烈著一門之內子孝臣忠可謂極盛而闡範尤焯焯如此豈正氣偉節有以相感耶抑家訓之浸漬有素也孫孺人爲婦爲妻爲母皆有法則而侍御公歷官清白常巡茶馬鹺政稱贍仕矣家無長物于孺人儆戒之力居多世固未有平日不能盡道而能自靖於患難之際者也張孺人以少年慷慨殉難兩節婦貞操久而彌堅尤人所難者士君子名立砥節常壞於因循卽或勉強於初年而不能不渝節於末路吾故合傳五節烈爲世示法焉

告諭

嚴禁徵收錢糧勒索火耗私派之弊以恤民艱以清賦稅告諭

江南財賦甲於天下小民輸將正供拮据維艱兼以遞年水旱頻仍困苦尤甚皇上軫念黎庶旰不遑額徵正賦之外不得橫徵私派多科勒索定有處分嚴例州縣有司務宜潔己奉法杜絕私派痛除耗羨俾民間省一分浮費即可完一分正供司道府爲屬員表率尤宜端本澄清剗剔蠹弊禁止苞苴則州縣免分外之需小民即可受寬大之惠額賦易於完辦各官亦免考成之累庶不負朝廷簡任牧民之意乃有等不肖官吏惟圖營私飽囊罔顧功令民瘼或於派徵之時浮額多科或於收納之際加勒火耗如地畝錢糧江南各屬額賦已重每徵正銀一兩部法之外多勒耗羨八九分至一錢不等而江北州縣竟有加至一錢五六以至一錢七八分者至於雜辦錢糧如行夫牙戶匠班漁課碾餉等項竟不開明每丁應徵數目止開某戶應徵幾丁字樣通同奸胥蠹役恣意橫徵每丁止應徵正銀一兩四五錢者竟徵二三兩仍復加四五勒耗再如酒稅一項原因用兵需餉暫行徵收爲民牧者自應體恤民隱照額收解乃視同凡肉亦復加四徵收更有並非額編橫行派累如田房稅額既經案照業戶賣契計數徵收稅銀復於田畝上按圖按甲加數派徵及借稱某項公費幷捐助名色輒加派里遞指一徵十官蠹分肥此皆州縣刻削下民脂膏之弊也司道衙門凡遇州縣交錢糧則有坐平耗羨名色彈兌陋規庫官胥吏堂役以及把門轎傘之夫俱有收銀使費種種錮習難以悉數此則司道府婪索州縣之弊也此等弊竇在從前督撫歷經嚴禁稍爲斂戢者固有而陽奉陰違者實多本院未出都門久已稔悉及入境以來見聞更有眞

上下官蠹。如此層層剝削。無怪乎民生日蹙。朝廷正賦。歲歲逋縣。動盈千萬。若不嚴
永民水火。無虧國儲。除現在密訪參揭外。合行出示禁飭。嗣後各宜洗滌肺腸。改絃易轍。凡
收正雜錢糧。務按由單科則應徵確數。如法驗派明白。開寫單票。令民通曉。毋容額外私加毫忽。
聽納戶照。依部頒法馬。按數稱兌。自封投櫃。櫃役止許登填流水。截給串票。不許執戥秤收。司道衙門。
如遇州縣解交錢糧。一依部法平準兌收明白。即便印掣批文。送院銷算。永杜積弊。如有不肖官蠹。怙惡
不悛。仍踵前項諸弊。許諸色人等。不時赴縣具稟。一經察確。官則飛疏參揭。役則立刻杖斃。儻有奸頑里
甲。劣衿衙蠹。輸納糧銀。故爲短少。亦必查驗眞實。申報究懲。不得窺視殷實之家。借名納銀輕少。籤提捉
揭。飽其谿壑。如有此等。定行飛提重治。本院執法如山。言出必行。斷不寬假。各宜猛省。無貽噬臍。愼之愼
之。

嚴禁婦女入寺然身以正風化告諭

婦職但司中饋。閨幼專習女紅。皆宜靜處閨幃。別嫌明微。即異姓親戚。不得相見。乃聞開元等寺。何物妖
僧。倡爲報母之說。煽惑民閒。婦女百十成羣。裸體然燭肩臂。謂之點肉身燈。夜以繼日。男女混雜。傷風敗
俗。聞者掩耳。而乃習久不察。視爲故常。良可哀憫。即曰親恩當報。生養死葬。自有定禮。違禮辱身。是謂不
孝。何名報恩。合行出示。爲此示仰該管官吏。及軍民住持人等知悉。嗣後婦女各宜靜處閨幃。不得仍蹈
從前惡習。入寺裸體。點肉身燈。如有犯者。許地方附近居民稟官嚴揭究處。女坐其父。婦坐其夫。僧道容

隱不行舉發者解院重責三十板枷示寺門三箇月不貸

嚴禁請託以肅官箴告諭

江蘇地號繁盛游客所聚風俗刁詐人心險惡官斯土者往往以情面請託敗其官聲得罪公論禍不旋踵本院廿載林泉六年史局茹蘗飲冰甘之若飴奉命撫吳誓之關帝神前斷絕交游不畏強禦受賄徇情神明殛之將及一載地方官民頗能相信惟是積習日久不肖小吏猶多藐玩不知本院執法到底輒欲自行嘗試有一缺出爭謀署篆皆素行貪惡敗檢無恥之徒不知世有天理王法雖本院大聲疾呼猶然瑣瑣者此等奸徒可以百里相寄乎夫百里之地錢糧刑名皆國計民生所關卽部選非人本院尙當白簡嚴糾稍有徇縱便屬溺職若委署非人罪何可逭然委署重任矣而署官不能盡職是署官負本院也若先徇情濫授是本院以朝廷百里民命賣與匪人也卽其人不至大敗而本院之心尙可對上天告皇上乎除凡不自安分妄行營謀者另行糾處外合行曉諭爲此示仰大小屬吏知悉各宜體諒本院誓神之意恪守官箴無懷徼幸如本院不能愼終如始一有徇假不妨公揭通衢以彰本院負國之罪如本院清苦勞悴自甘毫無私弊亦求相諒以全晚節幸甚幸甚

嚴禁阻葬惡習以弘孝治告諭

民間買地安葬原屬各從其便乃吳下惡俗每有棍徒搆同勢豪凡遇民間造墳輒借稱妨礙風水煽惑阻撓肆行嚇詐稍不遂欲糾集打降拳勇百十成羣或毀撇磚石灰料或夤夜掘壞地脈甚至掀翻棺木

打傷人命。肆橫無忌。遂至訐訟紛爭。拖累破家。安葬無期。終成暴露。言之眞堪髮指。本院稔悉此等惡習。已經嚴禁。不謂蘇松屬縣。其風猶熾。此皆地方有司奉行不力故耳。合亟嚴行示禁。爲此示仰撫屬官吏軍民人等知悉。嗣後民間造墳安葬。聽從其便。如有不法棍徒。怙惡不悛。仍敢糾衆阻葬。許受害之人。指名具告地方官。嚴拏解院。以憑盡法重處。如有司奉行不力。或經本院別有訪聞。定以溺職指參。決不姑寬。

嚴禁賭博以絕盜源告諭

士農工商。各有本業。賭博爲非。律有明禁。吳下有等無賴棍徒。開賭場。引誘良家子弟。羣集賭博。徹夜呼盧。良賤不分。兵民混雜。一入彀中。莫能悔悟。腰纏罄盡。流入匪類。穿窬掏摸。無所不爲。開賭棍徒。但知拈頭取利。孰論奸良。以致賭博之場。竟成盜藪。貽禍地方。深可痛恨。至於紳衿讀書明理。尤當砥礪廉隅。戒絕怠荒。名教自有樂地。何乃亦以鬬馬弔爲事。總緣習俗以成。莫能自振。甚至與士卒細民爲伍。禮讓全無。惟憑機械惡習。久經嚴禁印造馬弔紙牌。令其改業。孰意愍不畏法之徒。仍不悔悟。除現在查訪拏究外。合行嚴禁。爲此示仰諸色人等知悉。士農工商。各務本業。不得相聚賭博。陷入不義。甘蹈法網。如有不法棍徒。開場糾賭。以及私造紙牌。暗行發賣。許地鄰保甲人等。協力擒拏。赴稟本縣印官。轉解本院。究詢明白。按律從重治罪。如地鄰保甲徇情容隱。事發一體究處。各宜猛省。無自執迷。

明正學勤課藝告諭

聖學明則風俗淳。蒙養正則士習端。訓練勤則藝業精。吳中人士。文章藻麗。爲天下冠。而敦本正始明倫敬身之道。猶有未盡講明者。夫本始之教。莫重於孝經。而養蒙育德。莫切於小學。合行定期開講。爲此仰該學教官。即便聘耆儒。每月十一日。在明倫堂講孝經小學之日。長吳二縣各社學教讀。俱率生徒聽講。月課之日。教讀一體聽候課試。其供給。各衙門分日輪備。毋得違錯。

禁賽會演戲告諭

吳下風俗。每事浮誇。粉飾動多無益之費。外觀富庶。內鮮蓋藏。偶遇災祲。救死不贍。本院不勝痛惜。如遇迎神賽會。搭臺演戲一節。耗費尤甚。釀禍更深。此皆地方無賴棍徒。借祈年報賽爲名。圖飽貪腹。每至春時。出頭斂財。排門科派。於田閒空曠之地。高搭戲臺。鬨動遠近。男婦羣聚往觀。舉國若狂。廢時失業。田疇荒蕪。蹂躪無遺。甚至拳勇惡少。尋釁鬬狠。攘竊荒淫。迷失子女。每每禍端。難以悉數。本院竊爲爾民計。以此無益之費。而周恤鄉黨親族。刊布嘉言懿行。則人頌好善。積衆陰功。何苦以終歲勤劬所獲。輕擲於一日。曾有何益。本院已屢次諄諄告誡。城市之閒。稍稍斂迹。而鄉村僻處。曾未之改。深爲民病。合行出示嚴禁。

墓誌銘

前兵部尚書湛虛張公墓誌銘

皇清順治十有三年四月初三日。前明兵部尚書磁州張公卒於家。是年八月葬於槐樹村之阡。少保劉

公誌其墓矣。至康熙十八年。其子貢士沖等。改葬於南城村先塋之次。遵治命也。公之孫。翰林編修榕端。持其父故庶常君潛所作狀。及沖敍改葬事始末。來請銘。余與庶常君同舉進士。嘗以年家子謁公里第。接其狀貌。偉然巨公長者也。庶常君刻公遺集四十卷成。遣使渡河授余校正。且屬爲序。余末學弇陋。逡巡不敢操筆者十年矣。反覆熟讀。自謂知公生平大略。乃不敢辭。公諱敬心。字孝仲。號湛虛。晚號晦臣。先世襄垣人。後遷磁。考諱仁。聲封通議大夫兵部右侍郎。妣許氏。封淑人。公天啓二年進士。知蕭縣。調定遠。再調泰興。以治行高等。擢禮科給事中。掌大計。進太常寺少卿。遷大理。調南光祿寺卿。擢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總督兩廣軍務。召入爲兵部左侍郎。以薊遼總督張福臻未至。命公代之。加兵部尚書。俄福臻至。議公別用。旋丁母艱。弘光立。詹事漳浦黃公。薦公老臣宜大用。時馬士英阮大鋮用事。黃公不能安其位。公因避去。國朝定鼎。大臣推薦章數上。以丁父憂固謝守制。遂終不起。公負經世大略。其令泰興也。歲饑。代民完漕糧四千石。全活數千家。爲給事。常莊烈愍皇帝時。內外交訌。軍國積弊。臣下錮習。不可究詰。而天子求治過急。政尚操切。僉壬窺伺意旨。附會以作威福。而正人旅進旅退。不能盡其謀國之忠。公首陳七要。繼陳十二事。大約請上靜正自治。推誠馭下。尤當愛惜人才。勿以一眚輒棄。更欲臣下破除偏黨。公忠廉直。佐成蕩平之治。愼刑罰。抑躁競。嚴保舉以課成效。行蠲恤以收人心。練兵核餉。委任樞輔。侃侃萬言。皆切中時宜。當國者撫卷歎息。至擬之魏徵十漸也。幾甸失事。上震怒不測。公語政府曰。主上嚴則宜佐之以寬。臣下玩則宜防之以禮。邊境不戒。過在將領。文法交詆。大獄繁興。至使八座一空。

衣冠囚首。猶得謂國有人乎。政府雖不能用。時論韙之。會大風雨雹。上書言春秋僖公二十九年雨雹傳言爲公子遂。昭公四年雨雹傳言爲季氏。今日必有大臣擅權以干天怒者。嚴旨詰責。而公遂劾總制劉策。巡撫王從義。大帥侯世祿。逗遛縱兵狀。更論吏部尚書王永光。推薦高捷、史標爲背公夤緣。指斥尤切。未嘗以利害禍福自絀也。掌大計時。閣臣溫體仁有所屬意。公陽爲不喻曰。吾不能代執事報私怨。以此忤閣臣意。賴公素持正。爲上所信。不能間也。禮部議舉謚典訪册至七百人。公上言謚法寧嚴勿濫。因列陶安、方孝孺、鐵鉉、李己等數人。上嘉納。又請出御史吳阿衡於獄。舉范景文知兵。未幾范公以閣臣殉國。而吳公亦以剿遼死事。世益稱公爲知人。其總督兩廣也。濱海數郡爲島夷窺伺。蜑戶豪姓與之交通。公既嚴奸宄之禁。設柘林黑石虎門之防。發材官受賕之罪。誅連州妖賊。及思明部民之戕士官者。規畫略定。無何禁寇圍韶。兩粵騷然。公遣將卻之寇據郴桂之間。高獠紫獠二源其窟穴也。自嘉靖以來。梗化且百年。公以爲非大勦不可。奏請合沅贛兩撫會勦。上以賊實在楚。客兵功當倍論。公聞命誓師。購猺獞遠偵探。嚴壁壘。蒐討軍實。久之。沅贛兵始集。公命粵兵批堅深入。斬馘千計。下令乘勝直搗二源。諸將難之。公曰。諸君不見漁獵者乎。池魚穿獸。一舉可盡也。楚寇即粵寇。何疆域之足云。分兵一自連州入。一自藍山入。扼其咽喉。主箐峒最深險峻。叱令捲甲疾趨。一戰而得之。憑高俯擊。高獠遂破。復依山縱火。分翼夾攻。紫源亦定。是役也。破峒源三十有六。俘斬三千。釋其脅從流亡來歸。雖號爲三省犄角。而先登奪隘。粵功實最。時武陵筦樞。曲庇楚撫。公僅賜級賚金幣而已。科道交章言功高賞薄。使客兵倍論之旨不信。公

曰。吾知平寇耳。他何敢問。安南黎莫搆兵。公上言。帝王詳內略外。當愼守關隘。兩存而弱之。廣西巡撫林贊請存莫圖黎。已有旨報可。公謂制外之道。宜彰大信。黎入貢而絕之。非所以懷遠人也。因輯馭交紀二十二卷以進。天子以爲然。敕公便宜從事。卒如公言而定。至於平盤古十八峒之寇。與崖州英乳建署設防。立學置師。使黎人子弟皆通孝經。從來所未有也。公爲政博大而精詳。在粵五年。恩威並用。智勇兼施。凡所以爲地方經久計者。無不盡其力。後之人守其成畫不敢變也。而張弛緩急之宜。卒莫及焉。公平生篤於友誼。漳浦黃公建言予杖下詔獄。知交不敢通問。公獨以三百金遺其子。供獄中晨夕。黃公寄詩謝。有云。患難勞相恤。妻孥感至誠。誰期今世界。更作古人情。甲申以後。殉國諸臣。多生平故交。感舊懷忠。作前後九哀詩弔之。辭旨激烈。論者謂與謝翱楚歌相上下也。晚年閉戶註易。究極性命之旨。與孫鍾元先生往復商確。逍遙泉石。自稱雲隱居士。元老名臣。遭遇鼎革。完節令終。巋然不滓。可謂難也已。公生萬歷十八年正月十九日。距卒享年六十有七。元配秦氏。粲贈淑人。機杼佐讀。恭儉有禮。公未第時卒。年三十有一。繼配李氏。粲封淑人。隨任兩廣。不市一珠。公之清德相成爲多。先公一年卒。年五十有五。子六。沅官生。溯歲貢生。秦淑人出。潛壬辰進士。內翰林。弘文院庶吉士。贈文林郎。翰林院編修。衍廣生。沖副榜貢生。李淑人出。瀞貢監生。側室汪氏出。女一適貢監生李轄。李淑人出。孫男十三。槐、韓廣生。沅子。楓、益、榆、漢、溯子。榕、端、丙辰進士。翰林院編修。椰、璟、橋、恆、俱庠生。潛子。相、遽、衍子。槫、崑、樾、康、沖子。柚、雲、瀞子。餘尚幼。曾孫丙謙庠生。四世孫一賜講。

銘曰行山巒峙漳水迴瀾篤生偉人國之屏翰侃侃遺直梧掖垂紳風標嶽立威鳳祥麟臨軒授鉞百粵蠻方甲兵胥貯嶺霧開張薄伐楚寇鉦鼓鼕鼕綏帶輕裘克奏膚功日南波靜蜃戶春耕何不中原滅彼欃槍蹇蹇勞臣鬢髮如雪入佐中樞朱弓玉節晚年雲臥夢寐羲皇象賢接武奎璧煌煌歸哉高原松楸蒼蒼銘石不泐奕葉其昌

徽君孫鍾元先生墓誌銘

康熙十有四年乙卯四月二十一日前萬歷庚子舉人徽君孫先生卒於輝縣夏峯之居第一時監司郡縣之大夫與方數百里鄉大夫士哭弔屬路不絕城內外市者罷耕者廢耒里老嗟歎子弟輟誦絃聲督學使檄郡邑列祀百泉書院其冬十月十六日葬夏峯之東原距生萬歷甲申十二月十四日享年九十有二矣道學之傳自濂洛關閩諸大儒後莫盛於明之河東姚江先生幼當梁溪吉水講學都門之日與鹿忠節公一室默對以聖賢相期許忠節既沒獨肩斯道者四十載年愈高德愈邵眞積日久篤實輝光四方學者不謀而合曰夏峯今之河東姚江也兩朝徵聘十一次繇帛賁於巖谷守令敦趨就道者數矣先生堅臥不起故天下稱爲徵君焉先生諱奇逢字啓泰號鍾元保定之容城人高祖端曾祖廷寶皆有隱德祖臣嘉靖辛酉鄉薦任河東鹽運司通判以清愼稱父丕振庠員授儒官孝友著聞母陳孺人兄弟四人兩兄奇儒奇遇皆庠員弟奇彥以貢士任武城知縣先生少時慷慨有大志十四歲謁楊忠貞公寶補庭問設在圜城中內無糧芻外無救援當如之何先生應聲對曰效死勿去補庭曰此足卜子生平矣

補庭者。忠愍公子也。十七舉於鄉。私第不蓄一錢。兩居父母憂。治喪一準古禮。偕兄弟結廬墓側。飲食必祭。風雨霜雪。哀音動人。嘗語人曰。少年妄意功名。自雙親見背。哀慟窮苦中。證取本來面目。覺向來氣質之偏。蓋學問實得力於此云。居京師見曹貞予公。舉仁體以告。恍然此心與天地萬物相通。時桐城左忠毅、嘉善魏忠節、長洲周忠介。以氣節相高。見先生皆傾蓋定交。高陽孫文正公。督師關門。鹿忠節爲監軍。約先生同游塞上。徧覽山海形勝。指畫如掌。孫公留共勤軍事。忽辭歸。語茅元儀曰。將相不合。未有能立功於外者。公信不愧吉甫。如時不可何。天啓末年。逆閹竊柄。左魏周三君子。相繼逮繫。過白溝。緹騎森布。先生與門人張果中。拮据調護。供其橐饘。且告之曰。雷霆雨露。總是君恩。諸公主張宜蚤定。其子弟僕從。廠衛嚴緝莫敢舍者。先生與鹿太公爲之寄頓。左嘗督學三輔。又屯田有惠政。時誣坐熊經略贓。考掠備至。先生與鹿太公謀。設匭建表於門曰。願輸金救左督學者聽。於是鄉人投匭者雲集。左既考死。則又按籍俵散去。京師不二百里。舉旛擊鼓。不畏閹知。閹亦竟不知也。當事急時。遣弟奇彥同鹿公子馳關門。上書高陽公求援。公卽具疏以邊事請陛見。面奏機宜。都門喧傳公與晉陽之甲。閹夜繞御牀而泣。公抵通州。亟降旨勒回。公回而諸君子不可救矣。蓋正人爲國家元氣。非但急友難也。事之不成則天也。而世徒以節俠視之過矣。客氏弟光先。以時焰牢籠士大夫。介所知送名馬。以家貧不能具芻秣辭。致芻秣之需。以病軀不能乘辭。待小人不惡而嚴。類如此。崇禎戊辰。督學御史李公蕃舉孝行。奉旨建坊旌表。給二丁侍養。丙子。容城被圍。土垣將圮。窮七晝夜爲攻具。先生指示方略。士民協力捍禦。城賴以全。事定。巡撫都

御史恤刑部郎交章聞於朝。特詔褒嘉。兵部尙書范公景文。聘贊畫軍務。固辭不就。時冦氛漸逼都城。攜家入五峯山。結茅雙峯。親識從者數百家。修武備。嚴教條。所以整齊約束之法甚具。更日與其徒講學習禮賦詩。倡和絃歌之聲相聞。當兵戈搶攘時。雍容禮樂。盜賊睥睨不敢犯。嗚呼。先生之不用於時。豈先生無意於世。蓋亦知天意之不可回也。國朝順治初。祭酒特舉長成均。以許文正相擬。中外大臣推轂日至。先生絕意仕進。移家共城。闢兼山堂。讀易其中。率子孫耕稼自給。簞瓢屢空。怡然自適。遠邇負笈求學者甚衆。有大僚歸老於家。北面稱弟子者。有千里遣其子從游者。公卿持使節。過衡源。不入公署。屏騶從。以一見先生爲快。先生涵養益邃。自強不息。每晨起謁先祠畢。退居一室。澂心端坐。即疾病未嘗有惰容。接人無貴賤少長。各得其道。與後學答問。隨人淺深。聾聾窮晝夜不倦。子孫甥姪數十人。拱讓進退。皆有成法。閨門內外。肅肅穆穆。寂若無聲。而諸事具有條理。姻族故舊。恩意篤厚。爲之經理婚嫁喪葬。惟力是視。閒節孝事。必爲之表揚。先賢祠祀廢墮者。必倡衆爲之修理。見人家庭乖違。與父言慈。與子言孝。緩譬曲喻。必歸於道而後已。故賢者悅其誠。不賢者服其化。即兒童牧豎。亦知歡喜尊敬。至於事變之來。衆人震撼不知所抵者。處之裕如。未嘗幾微動於中也。其學以愼獨爲宗。以體認天理爲要。以日用倫常爲實際。嘗言七十歲工夫。較六十而密。八十歲工夫。較七十而密。九十歲工夫。較八十而密。此念無時敢懈。此心庶幾少明。又曰。生平所見。有時而遷。而獨知之地。不敢自欺。識得天理二字。是千聖眞脈。非語言文字可以承當。故言心即在事上見。舌己即在人上見。言高遠在卑邇上見。言上達在下學上見。戰兢惕勵。不敢

將就冒認。惟是慎獨而已。所著有理學宗傳、四書近指、讀易大指、書經近指、聖學錄、兩大案錄、甲申大難錄、歲寒居文集、答問日譜、畿輔人物考、中州人物考、孝友堂家乘、四禮酌、乙丙紀事、孫文正公年譜、共若干卷。嘗歎世之學者不務心得。株守藩籬。物我未化。先生眞見道之大原。無建安。無靑田。惟以庸德庸言。直證天命原初之體。可謂千聖同堂。造化與游者矣。程子曰。世無眞儒。天下貿貿焉。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滅。自先生講道山中。公卿大臣四方學士。聞風而起。皆知聖賢之可爲。異端邪說。不足以亂孔聖之眞。其有功於斯世斯人大矣。若其自得之深。精微之蘊。非學問有得於心者。烏能測其所以然乎。斌何敢謂知足以知之。然奉教有年。竊觀其語默動靜。元氣渾淪。全體大用。光明洞徹。其斯爲疑道之君子。何疑歟。哲人云萎。斯世何宗。故不禁涕泗無從也。元配槐孺人。繼配楊孺人。皆有闡德。丙辰先生下第。槐孺人慰之曰。下第何妨。卽終身不第。吾未見布衣可輕。富貴可喜。此豈婦人女子所及。當先生醵金救左魏時。楊孺人出嫁時衣奩佐之。撫前子同己出。事槐孺人母如己母。奉養終身。皆人所難者。子六。立雅恩貢。奏雅生員。望雅增廣生。槐孺人出。博雅、韶雅、尙雅增廣生。楊孺人出。女二。孫十二。瀾增廣生。潛生員。溥生員。淦舉人。淯生員。漢、浩、沐、浴、湛、源。孫女八。曾孫十三。用柔、用霖、用梓、用柟、用桓、用模、用楷、用樾、用楨、用榦、用樟、用柱、用棟。曾孫女五。四世孫一熠。娶聘皆名族。孺人原葬容城先塋。今以衣冠祔楊孺人原葬夏峯東阡。今移祔。

銘曰。至道浩浩。待人而行。貞元會合。大儒挺生。定交江村。志紹濂洛。奧旨微言。開關啓鑰。窮理盡性。本於

孝弟表裏洞然天空月霽雲臥蘇門韜光斂耀安樂窩叟千載同調義義夏峯萬仞其高攀援莫逮仰止爲勞松楸鬱鬱幽宮在茲我銘不磨永式來思

江南鎭江府海防同知冉渠吳公墓誌銘

公姓吳氏諱淇字伯其別號冉渠先世山西洪洞人明初遷睢州居大麓岡高祖將仕曾祖待價祖輿點以文學名余嘗誌其墓所謂幼兆先生者也父斯信博學工詞賦以公仕贈文林郎廣西潯州府推官母許氏封太孺人公賦資穎異好爲深湛雄偉之思十五習詩賦清詞麗句往往驚其長老爲制舉義不拘尺幅落落有奇氣贍公卒家業中落事太孺人備盡色養撫三弱弟讀書有成孝友爲人所難補寧陵庠諸生屢試高等嗜讀書日記萬言喜怒窘窮患難流離未嘗釋卷至盜賊縱橫匿荒蓬斷垣中生死倏忽猶喑誦不休秦漢金石遺編海外重譯之書讀之欣然自得若平常淺易之辭不屑意也亂後家鮮藏書聞旁郡舊家有異書數百里徒步往求之衆日夜鈔寫盡誦乃已持論俱有根據未嘗特牴一說讀書既多時出其新奇者資談柄時人見其空曠奇肆詫爲語怪或操論闢之公不與較也順治乙酉登鄉薦壬辰中會試不就廷對里居六載益肆力於學天文、歷法、律呂、音韻、易占、句股、算術及西洋奇器之學無不精詣戊戌入都問歷法於欽天監考樂器於太常寺窮思幾廢寢食一切應酬俱廢成進士甲次例得京職會改新制授推官得廣西潯州時粵地初定多封疆大案公聽之爲求生路不得則坐臥不安嘗舉歐陽崇公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俱無憾之言自警一日斷事畢一囚出而泣曰公仁人也而不能活

我誰復活我者。巡撫行部務嚴刻博風力。公力爭之曰。宦粵者。皆中土人。攜妻子蹈萬里煙瘴地。謀升斗祿。一挂吏議。遂終流落。竊願明公愛惜士人。若有大奸惡。某亦安敢隱哉。巡撫感公眞誠。歎爲長者。察滯屬果無可糾者。以此益信公。民樸事簡。無學士大夫游處。惟讀書以自適。往來省會。山行水宿。蠻煙瘴雨。誦讀之聲。達丙夜。家園萬里。宦況冷絕。幽憤無聊。一寓之於詩。自粵西陞同知鎭江軍府初立。事務殷繁。公職海防。應一切爲之綜理。時方視爲利藪。公悉推讓同官。故廳事寂然。雅重學校。賓禮寒素。市書萬卷。與文士校讎討論。夜則挑燈對讀。遇得意高叫長歌。肯吏皆驚起。至於簿書。寓目而已。署丹陽衙邑。驛費浩繁。歲額不敷。公不欲累民。然亦坐是供應多疏鐫二級歸。公念太孺人春秋高。諸子姪皆善屬文。構書屋數楹。寢處其中。口講手批。至夜分以爲常。與二三舊友結社賦詩。出則乘柴車。或徒步。仕進之念泊如也。工填詞。晚年聲律益細。伶工奏技。點拍失度。卽笑語喧闐中。輒指其誤。更深於道家言。自謂龍虎經參同契諸書。麈埋千年。無人識其要領。一旦爲之洗滌筋髓。丹學祕訣。悉傳人間。海內好道之士。當有知其所以然者。古詩以昭明文選爲宗。近體初專師少陵。後偏究四唐。含咀菁華。歸詣自然。論詩上下古今。升降正變。可出鍾嶸上。其辯議精詳。筆鋒清雄。識者以爲髣髴鄭夾漈云。偶爾撰述。信筆抒寫。連篇粲幅。至其精神凝注。纍必數易。常有一字未妥。一韻未安。收視反聽。審諦推敲。必得當而後止。人知公之博綜。而不知其謹愼如是。獨不喜爲應酬之文。如記序碑銘之類。爲人所強。偶一爲之。非其好也。一日過余清談。余謂以君異敏。若專功學易。必能發前聖之蘊。公遂盡發所藏諸家易說。約與余定期會講。無何而公逝

矣。嗚呼惜哉。公平生篤於友誼。急人之難。初登第時。有友被誣幾罹重典。公爲之徧謁當事。傾身營救。事卒得白。近世杯酒談笑。不啻骨肉。一旦失路。反眼若不相識。更爲之下石者。比比也。若公者眞古人哉。余求友於天下。往往號宿學負盛名者。叩其所得。輒不及公萬一。而公官不過郡佐。未嘗一登著作之庭。雖其言可以藏名山信後世矣。而其志尙若有進而未已者。此余之所以咨嗟悼惜長慟而不能自止也。今其子請誌壙石。不一語粉飾。亦所以報吾友。而存其篤信之志云。所著雨蕉齋詩集。選詩定論。唐詩定論。律呂正論。參同契正論。陰符經正論。龍虎上經指月入藥鏡圖說。睢乘資。睢陽人物誌。雨蕉齋雜錄。道言雜錄。共若干卷。公生於明萬歷四十三年五月三十日。卒於康熙十四年二月二十五日。得年六十一。配沈氏。封孺人。子二。學顗。廩生。宗頤。國子監監生。沈宜人出。孫元復。宗頤出。以康熙十四年月日。葬大麓岡先塋之次。

銘曰。羽陵宛委。搜祕笈。續遺補亡。人莫識。結繩掌故。羲皇書。地負海涵。驚奇特。鏗鏘震曜。貫宴蹟。揚風抶雅。追三百。何不賡。颺丹陛側。百年禮樂會生色。功名遺愛在南極。灘江之水何湜湜。北固山頭一片石。至今父老淚沾臆。鄴架縹緗存手澤。有子文章壓元白。奕葉繩繩傳休德。舊史銘辭在幽宅。

翰林院侍讀愚山施公墓誌銘

康熙二十二年。閏六月十三日。翰林院侍讀施公。卒於京師之寓舍。公知名海內者。垂四十年。天下之士。或推其文學。或高其行誼。或稱其治術。而余少同舉進士。晚年同事史館。相知尤深。公病。余往視之。握手

熟視曰。平生知我之深。無如子。立言能信於世。亦無如子。因欷歔不能語。既卒。葬且有日。其子彥恪。遵遺命。來請銘其墓宮之石。余何敢辭。乃垂涕序而銘之。公諱閏章、字尙白、號愚山。江南宣城人。大父鴻猷、明萬歷間。游鄒忠介、焦石城兩先生之門。爲東南人士所宗。父晉、以公貴贈奉政大夫。山東按察司僉事。叔父譽。余嘗誌其墓。所謂砥園先生者也。兄弟孝友。內外雍穆。江南言家法者。推施氏。公少賦異資。習聞家學。從沈徵君壽民游。弱冠工制舉業。兼治詩賦古文辭。先達多稱之。順治丙戌舉於鄉。己丑登進士第。授刑部主事。天子大婚禮成。詔赦天下。公奉使廣西。因得徧游粵西諸山水。著粵江賦以見志。既歸。丁祖母艱。服除。補員外郎。引經斷獄。期於明允。有疑獄反覆推求。常至夜分曰。如是。則生者死者可兩無憾也。諸卿大夫。素以公嫻文辭。或不習吏事。至是藉藉言公可大用矣。當是時世祖方興起文學。選尙書郎資望深者。御試高等。乃得補授提學使者。公名居第一。擢提調山東學政按察司僉事。公既負文名。久士子爭自磨礪。冀得一當公意。而公教士以通經學古爲先。論文崇雅黜浮。風氣爲之一變。其應御試也。大學士安丘劉公賞薦之。後屬其同年孤子。竟以文不入格被黜落。劉公語山東巡撫曰。學臣不受請託。獨施君耳。公之能舉其職。與劉公之能相與有成也。時人以爲兩難。秩滿。遷江西布政司參議。分守湖西道。時軍餉嚴迫。屬邑多逋賦追呼。急輒相聚爲盜。公作勸民急公歌。召父老垂涕而諭之。父老見公長者。相率輸租。恐後。吉水有巨室。依險自保。邑令乘閒執之。以叛聞。公察其僞。諭令輸租而遣之。因徧歷崇山廣谷間。作彈子嶺、大阬歎、竹源阬諸篇。以告諸長吏。讀者爲流涕曰。施使君今之元道州也。暇日修景賢、白鷺洲

兩書院集多士講學其中或屏車騎往來金牛、石蓮諸洞宴游賦詩耆舊逸民亦樂就之昔羅盱江嘗爲寧國守以和易得民公大父實服膺其教公之爲政亦略相髣髴而時事之難易有大不同者無何以裁併監司歸里而叔父砥園先生年七十老矣公依依左右有終焉之志又十年詔舉博學鴻詞之士三相國薦其才召試授翰林院侍講纂修明史公素以文章飭吏治至是始得當著作之任亦自發舒考核同異辨析疑僞是非可否無所回互而朝士大夫習其姓名求碑版詩歌者趾錯於戶四方名士負笈問業無虛日公一一應之不少倦平日口期期若不能言及談及忠孝奇節輒抵掌奮發慷慨流涕不能自已遇羈人才士失志無聊多方爲之延譽死喪困厄振卹不遺餘力天下士以是益歸其門入則盡力編摩出則應酬賓客又砥園先生已卒格於例不能請假居恆忽忽不樂而精力亦稍憊矣天子知其學行將用爲日講官司記注矣惜其老也而止辛酉典試中州稱得人又二年進侍讀充太宗聖訓纂修官益恪恭不敢懈吾見其貌加衰而不自休息私憂之無何病遂卒嗟乎以公之才使專精史事久於其職一代君臣事迹庶有倫敍乃事未竣而遽歿不但生平交游之情爲可慟而國家失此良史才爲可惜也悲夫公所著書學餘集八十卷年譜四卷詩話雜著一卷歿後友人檢討高君詠爲編輯藏於家公生明萬歷四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距卒得年六十有六於某年月日葬於宣城某地之原配梅氏繼李氏贈封並宜人副室蔣氏、徐氏子二彥淯恩貢生彥恪郡庠生孫男女俱三婚娶皆名族

銘曰儉以處身惠以行仁志希先民夐乎絕倫養其和平發爲菁英金石喤喤大放厥聲敬亭如蓋宛溪

如帶。丸丸松檜。勿翦勿拜。維茲幽堂。哲人之藏。青鳥告祥。奕葉其昌。

翰林院提督四譯館太常寺少卿王君墓誌銘

太常王君子厚。以省覲南歸。道病卒於臨清之舟次。訃至京師。士大夫咸歎息泣下。子厚在詞館。後余者十五年。余再起入都。相與爲忘年友。嘗觀其氣槩嶽嶽。不苟隨時趨。心竊儀之。官諫垣十四載。前後章數十上。皆關國家大計。使一旦秉鈞軸。盡攄其生平所蘊。必有大建豎。而今竟已矣。雖其所表見。已自章章於世。而不能盡其才。使朝廷收得人之效。是可歎也。家嗣延簪卜葬且有日。乃奉其王父封公書來京師。以隧石誌銘爲請。予不敢辭。據狀子厚諱曰溫。一字綠野。其先山西洪洞人也。明初遷尉氏之古三亭崗。遂占籍尉氏。傳十餘世。皆有隱德。至芝童公。萬歷庚子魁於鄉。漢中推官。遷同知青州府。生子二。長鳴玉。次鳴球。卽封公也。封公中順治庚子鄉試第一。甲辰中會試。有子六人。子厚其長也。子厚少負軼才。年十一補博士弟子。有神童之目。癸卯舉於鄉。丁未會試中式。時年甫二十三。初封公甲辰未與殿試。至是父子同對策大廷。人以爲榮。封公授中書。需次里居。而子厚選弘文院庶吉士。慨然有志於經世之學。己酉授兵科給事中。遇事侃侃無所阿附。時有旨甄別督撫。而不及提鎮。疏言提鎮爲封疆大帥。權無異於督撫。今有歷任七八年。或十餘年者。果人人稱職乎。請一體甄別。以肅軍紀。是時拜官甫數日。時論韙之。詔赦軍犯。而地方官往往淹滯不遽釋。上言朝廷布宥罪之恩。而奉行者率至五六年之久。脫其中有客死異鄉者。如贖典何。又言詔款內逃人窩主干連人犯。俱準赦免。而直省地方。距京師遠者數千里。近者數

百里有赦前起解而赦後猶械繫道路者天時酷暑餱鑪烈日之下保無暍死道上者乎臣以爲與其豁之於解到之後曷若宥之於未解之前請敕部飛檄各督撫立釋歸農使蒙赦者早慶生全幸甚皆奉俞旨自是或密奏或公陳多見採納蓋其意感朝廷知遇思奮發以圖報稱孜孜以清吏治重人才分別激勸綜核名實雅不欲以倖直僨事而忠愛惓惓尤有人所難者閒嘗有所搏擊不避大僚側目者衆而卒安然無幾微震撼之虞者仰賴皇上至聖大仁優容諫官故讀其奏疏不獨可以見其志亦足彰主聖臣直之治象也一日上召集臺垣策問進勦機宜轉輸方略子厚敷對稱旨奉條奏詳明克稱言職之諭蓋見知於上者深矣數年之閒經筵侍班掌印戶垣筦登聞鼓者再進鴻臚光祿寺少卿轉通政右參議尋轉左以至提督四譯館太常寺少卿駸駸大用矣壬戌五月上念河工關運道民生簡公廉大臣往勘會大司寇魏公以年老辭則命偕少司寇宋公往瀕行陛見者三單騎馳往西至蕭碭北至唐宋山東至海口南至淮揚周迴長隄三千餘里尺計寸較繪圖入告蓋其勤愼如此甲子冬遇覃恩誥封父如其官母某氏爲恭人上將東巡遣大臣祭告嶽瀆而子厚分詣東鎮東海將事惟虔事竣念封公家居日久便道歸省子厚性純孝晨昏定省無閒封公促之入都居常忽忽不樂丙寅復請假歸初陸行至松林店而病乃買舟張家灣走天津劇轉至臨清遂不起矣生平友愛最篤遇親戚故舊咸有恩禮課子諄諄誡以守清白勿驕溢以墮家聲其他懿行如此類甚衆不暇著著其大者生於順治二年乙酉閏六月十七日卒於康熙二十五年丙寅閏四月十七日享年四十有二配蘇氏封恭人邑庠生光訓女子五延禧拔貢生

延祐候選州同。延祉、延祺廩膳生員。延祚附學生員。女一。康熙二十六年某年月日。葬於某原。銘曰。嗚呼王君邦之傑。撦柱言路羞瞰躋。位躋奉常神人悅。藏骨於斯山巉嵲。後億千年視斯碣。

行實

封中憲大夫陝西按察司副使先考府君行實

先府君。諱祖契、字孝先、號命式。先世爲滁州來安縣人。明初。祖諱寬。從高皇帝起兵。授總旗。陞昭信校尉。廣東神電衞百戶。子諱銘。調中都留守司金川門百戶。再傳至諱庠。正統九年。以北征功。陞睢陽衞前所千戶。遂家焉。庠生諱英。署衞事。才略甚著。英生諱卿。平巨寇王堂。築黃河隄百里。備禦宣府。定亂汝南。所至輒建奇功。陞指揮僉事。世襲驃騎將軍中都正留守。於先君爲高祖。是生岷州守備公諱易。居官焯有聲。烈岷州公二子。長諱希韓。肅州參將。仲諱希范。以選貢任山西趙城縣丞。趙城公生我先大父諱敏。爲庠員。性寬厚。口不言人過。嘗之荊楚。適其地大祲。捐資施粥。全活數千人。而內外親黨。賴以舉火者。固甚衆也。初娶徐孺人。繼談孺人。兩劉孺人。最後繼許孺人。生府君兄弟四人。府君其三也。府君自幼穎異。習毛詩。精通大義。傳註之外。時時有所論說。咸出人意表。先大父撫之喜曰。大吾宗者此子也。弱冠爲人峭健。有奇氣。應試爲督學昭度潘公鑒拔。補開封學諸生。時先大父年七十餘。嘗臥病。府君不脫衣冠。侍湯藥。傾貲延醫。籲天請代。不交睫者四十餘日。及先大父捐館舍。哀毀骨立。附身附棺。靡不誠信。鄉黨翕然稱之。宅岑甫竟。內難外侮。一時並至。有豪紳挾勢橫噬。州中城居之第宅。負郭之田園。一旦盡爲奪去。府

君曰此先人之業不可不直其冤走愬上臺侃侃不屈興化吳相國巡按河南與渠同年友也意不能無偏重府君平立睨之曰明公奉天子命代狩中原寧爲同年來也吳公奇其言降階謝之司李萬公元吉聞之亟稱曰國士國士勸府君曰彼勢方張當潛身避害勿蹈危機彼勢可立待也自是厚自韜藏凡出必卜而後行然家業蕭條內外拮据遂不得專事舉子業矣念家世爲閥閱舊族恐貽弓冶羞爲不孝斌延師督課手鈔左國公穀史漢八家文數百篇及易通正蒙詩書分其句讀正其韻解授不孝斌午夜燈火熒熒不熟不休曾憶雨中一日寫漢文二十篇腕爲之痛時不孝斌方十一歲此二十篇者每讀之未嘗不流涕也同郡有獲嘉王先生者學行爲士林宗府君延之家塾大集里中子弟講孝經小學府君執禮甚謹不孝斌亦循循不敢自外法度王先生曰湯氏世有令德今命式好賢重禮其終必顯時府君卽貧困而施濟未嘗少倦冬月雪甚有楊生者過門衣冠腐敝府君解衣裘贈之楊生故鄴下人也負傲骨不輕受人贈遺獨數數受府君餽語人曰湯公君子也故受之先大母年高重聽府君日供甘旨會寇氛游熾饑饉頻仍早夜經營備盡色養事兄貢皇公甚恭謹貢皇公工文詞治生雅非所長府君日爲具饌使得專志下帷不爲室家累心姊遘危病迎於家親製藥餌調理之復故始歸內行之謹蓋人無閒言云至壬午寇陷睢城家園遂爲戰場府君冒險躬與大母過河朔往來曹衞大名之閒顚沛流離所以怡顏順志者仍左右無方也當是時先母趙恭人已殉寇難先伯父游學於浙先叔父卒於歸德遺孤呱呱撫恤備至大母棄世號泣擗踊勉襄含殮搶攘之際奉柩與先大父合祔糈有先伯母喪竭力殯葬亂離中

眞嘔盡心血矣。先伯父在浙。依衢州司訓孔公病故。遺女十歲無所歸。府君備歷險阻。攜回擇壻。資奩如禮。時值鼎革。往返六千餘里。波濤之洶湧。盜賊之出沒。身幾危者數矣。不孝斌實從行。至今憶嚴陵灘、彭蠡湖。猶心悸也。先叔子流落曹南。府君百方贖回。爲之延師娶婦。後又授以田二百畝。嘗語不孝斌曰。同胞兄弟。所存骨肉惟此。府君每一言。蓋未嘗不淚涔涔下也。丙戌以後。河南兵戈甫定。田廬荒蕪已久。府君手闢蒿萊。定此室宇。猶篝燈市書。以課不孝斌誦讀爲事。曰、我備嘗艱辛。不以爲恨。振先人之緒。推汝是望耳。不孝斌夙夜識之。不敢怠。戊子幸叨鄉薦。己丑捷南宮。壬辰廷對。讀書中祕。府君手書諭曰。館職清暇。正當肆力古學。爲經世大業。勿得優游曠廢。有負遴選至意。翰苑天下名賢所聚。學問必有什倍汝者。虛心領略。庶有進益。仕路嶮巇。從來可畏。惟敬以修身。儉以養德。名位素定。不必豫計。古來賢豪。只因腳根不定。隨風逐波。失其生平。甚可惜也。其他貽書訓戒之辭。皆類此。甲午。不孝斌授國史院檢討。乙未遵諭陳言。狂直幾得罪。府君毫無慍色。後召見南苑。天語溫然。且問曰。汝父年幾何。今在京否。斌據實以對。知聖度如天。遣使馳報。府君北向叩首。仍寄書勉斌。恪共職業。語最切至。丙申。蒙世祖親簡加一級。備兵潼關。迎府君至署。府君曰。我來非就養也。觀汝之爲政耳。今地方凋敝極矣。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況君恩深重。綸音優渥。若不夙夜砥礪。使吏畏民懷。非但有玷官方。抑且抱愧清夜。楊伯起爲此地先哲。汝當敬體四知之訓。我不能久居此。不孝斌謹受命。府君至潼逾月卽歸。不孝斌送至境上。俯伏道左。府君反覆丁寧至今歷歷如昨日事。眞令人一追憶一嘔血也。丁酉。恭遇覃恩。封府君爲中憲大夫。陝西按

察司副使。府君雖被榮恩。而自奉儉約。數椽僅蔽風雨。出入常徒步。地方有大役。輒身任之。睢城自闖寇折毀。繼遭河陷。時州衙分壤。郡守屢議修築。而衙中有欲簽報大戶借名科斂者。府君建議按畝出夫。爲力役之征。衆擊易舉。衙帥忿然見於詞色。後衆論僉同。卒如府君之議。城甫畢。而鄰封盜起。遠近洶洶。官府下令督民防守。府君曰。市民日營升合。賊未至而使之先困。非計之得也。偕紳士晝夜宿城頭。居民賴以安堵。吾州額協宜溝驛站銀。而錢塘則協吾州。錢塘以隔省歷年不應。而宜溝驛奉上臺嚴檄提催。驛寢不支。府君言於憲使楊公。免協濟驛。困以甦他如減柳梢之數。清里甲之累。皆不避勞怨。一力擔承。蓋府君盡心桑梓。周且悉如此。又嘗修文廟。刊郡乘。請釋滯獄。禦水賑荒。諸善事。尤爲彰彰。高祖塋墓。年久不無荊榛樵牧之感。府君與族人約。歲時伏臘。拜埽必親。品物豐潔。祭畢爲讌。仍獎其孝弟勤儉者。而責其不奉家訓者。必垂涕謝過乃已。時族中惟叔祖勉齋公最長。府君拜跪侍立。禮節惟謹。家有旨蓄。必先進叔祖。叔祖亦怡怡然至府君第。或竟月忘歸也。平居嘗語諸弟子曰。吾家無甚疏族。自曾祖以上。則一父之子也。高祖以上。則一人之身也。一人之身而至若涂人。此蘇明允之所以歎息也。周急困乏。或粟米或布帛。歲以爲常。蓋府君敦本重族。原於至性故也。平生英偉俶儻。洞晰世務。遇大事。衆人錯愕不敢發一語者。府君片言立決。卽之溫溫然。初不見有峻厲之色。與鄉中父老時相過從。飲酒談說稼穡。較歲豐儉。閒命巾車。游東郊之園圃。蒔花種竹。怡然自樂。人以爲有香山洛社之風焉。郡守戴公行鄉飲酒禮。採輿論。聘府君爲大賓。府君固辭不獲。凡三與賓席。園橘觀者如堵。咸嘖嘖贊歎。以爲府君克光大典云。己

亥不孝斌量移嶺北便道歸省府君時患便血之證神氣減於往時不孝斌奉侍數日憑限迫切府君勉令就道銜淚拜別自此府君雖勉爲笑語念斌遠宦實多憂慮又值中子之變哀痛過節其病日深斌在虔聞之亦感危證堅志請告幸蒙題允府君聞斌歸喜見顏色病漸愈曰我不幸蚤經家難繼遭寇變盛衰感懷骨血傷心五十年中言之令人歔欷今幸叨恩盛時汝以壯年勇退我體氣稍健父子聚首閱耕東皋課讀南軒亦老年佳事也嘗錄馬援柳玭戒子書揭之庭壁斑甫七歲學庸論語皆口授病手猶手鈔古文數十篇教之不孝斌請代曰我固樂此不爲勞也不孝輩日侍膝下以爲可以承懽百年孰意昊天不弔至癸卯七月痰病陡作延醫百方調理痰嗽稍定不孝輩私心禱顙以爲庶幾痊可而氣息漸弱卒至見背嗚呼痛哉彌留之際猶以斌硜執不能合時斑年幼未能成立爲慮我父眷念不孝身有盡而心無窮言念及此能不令人心肝屠割哉嗚呼痛哉天乎何不殞滅斌等而奪我父之速耶嗚呼痛哉府君生於萬歷三十二年甲辰十月初七日卯時卒於康熙三年甲辰四月初五日辰時享年六十有一配我前母劉氏廩員公諱升女德性溫淑生於萬歷三十三年乙巳五月初三日卒於天啓二年壬戌六月初四日享年一十有八繼配我先母趙氏誥贈恭人廩員公諱尚敬女孝慈恭儉明於大義寇變殉節巡按御史李公粹然題請奉旨旌表建坊立祠春秋祭祀事具祭酒吳公偉業修撰鄒公忠倚傳中生於萬歷三十四年丙午十一月二十六日殉節於崇禎十五年壬午三月二十二日享年三十有七再繼我今母軒氏儒士公諱光里女子二長卽斌江西分守嶺北道布政使司右參政娶馬氏封恭人庠員公中駿

女。趙恭人出斑聘慶員袁公鴻烈女。軒孺人出。女三長趙恭人出。次三軒孺人出。孫男三溥、濬、沆。孫女二俱斌出。今擇康熙四年乙巳十一月初二日申時奉葬於城北十五里溯岡東南之新阡。苫塊餘息。語無倫敘。惟大君子哀而賜之琬琰。先府君歿且不朽。卽不孝兄弟。藉以少解終天之恨。亦且不朽。

祭文

祭孫徵君先生文

嗚呼。道之在天下也。如元氣之在人身。彌綸磅礴上蟠而下際者。小不遺乎日用。而大卽麗乎彝倫。斯誠須臾不可離矣。而何眞見而體備之者難其人。卓哉先生。維德之純。博極造約。窮理識眞。以孝弟爲盡性之基。由忠恕爲達化之門。當蚤年辨志。定交江村。析義利於秋毫。等富貴於浮雲。固已抗志聖賢之途。溯洄洙泗之津。及瑞燄肆虐。禍逮淸流。不避虎獲。力爲營救。雖運數難回。而天地正氣。有所楮柱而長存。推其本志。固已視死生如旦暮。而恬然無恙者。以是知天之未喪夫斯文。德盛道尊。徵書歲頻衡門之閒。安車蒲輪。而先生堅臥不起。天下想望高風。如泰山喬嶽之嶙峋。才本王佐而不用。學爲帝師而無民。天欲存斯人之命脈。故留碩果以至今。晚年結廬百泉。嘯臺行窩。雲物一新。兼山堂上。彈琴鼓瑟。曾無閒乎晨昏。四方學士。負笈摳衣。公卿牧守。擁篲乞言。而先生悉開導啓誨之慇懃。家庭肅雍。孝慈睦婣。薰蒸涵育。而閨風興起者。莫不油然而相親。卽頑梗之夫。澆薄之俗。皆一變而敦厚醇龐。又孰非先生之過化而存神。道隆益謙。業廣彌勤。朝乾夕惕。自強日新。通達物我而不滯。酬酢萬變而不紛。融朱陸之同異。與濂洛

而不鄰。隱顯無閒。體用渾淪。想像其所至。庶幾乎乾坤同其消息。造化合其屈伸。凍解冰釋。而湛然不動者。如天空月皎。無纖微之埃塵。此固與道爲體矣。何尋常功業文章之足云。某從游十載。提撕惟懃。日出而譚。至於夜分。青燈白雪。誨言諄諄。方恃爲斗杓之可依。豈期天不慭遺。而兩楹之兆遽聞。嗚呼。年屆期頤。名垂後禩。生順歿寧。亦可無憾於蒼旻矣。而獨是微言既絕。聖道荆榛。異端日起。雜學紛紜。功利詞章之說惑於前。而虛無寂滅之教誘於後。更誰爲挽世風於既靡。疏長河於將堙。今者寗岑在即。雞酒式陳。音容依依而如在。旨緒茫茫而莫尋。傷儀型之永隔。悲卒業之無因。尚冀先生翼我。冥冥之中。俾勿墮迷途。勉策駑駘之力而上臻。

祭同年施愚山文

嗚呼。當世之有先生也。吾道之標準也。而今竟遽然長逝耶。哲人云亡。後學其何宗乎。先生之鄉。爲其江敷教之地。而大父中明公。倡教東南。與潛園南皋爲師友。先生賦資中正。漸濡庭訓。孝友純懿。仁慈篤摯。見利斯避。慕義若競。常以博愛弘濟爲心。會友輔仁爲樂。閭閻諤諤。不亢不隨。推挽名流。吹噓後進。是皆出自眞誠。非由矯僞。至矜恤困苦。如拯溺救焚。夙夜遑遑。猶恐不及。世之學者。高譚性命。樹立壇坫。求其惻怛爲懷。渾忘物我。如先生者。幾人乎。又宣城文章風雅。代有傳人。梅都官尤兩宋詞人之冠。先生爲文不尚鉛華。醇深瀟灑。而精力所注。於詩尤深。都官詩歌。見稱廬陵。以今準昔。不啻過之。世之文人學無原本。妃青儷白。補綴爲工。遂足取譽一時。自矜博雅。求其典型不墜。追配前哲。如先生者。幾人乎。晚歲出入

承明秉筆史局。老成宿素。典故熟聞。考據精詳。褒彈不苟。儻藉以告成。卽不敢遽言班馬。亦庶幾希蹤歐宋。而汗青無期。哲人凋謝。此又不能不爲之痛惜也。某與先生定交三十餘年。良友砥礪之情。知己存亡之感。言之不能盡而獨舉其大者。以見先生所關於世非偶然也。嗚呼。先生其以予言爲然乎否耶。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湯潛庵集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初版

撰者 湯斌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六二五三上